



屏溪先生集 二十三

告文  
祭文  
哀辭

共三十

~16  
2419  
23





和  
2419  
30-23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五目錄



告文

松禾繼開祠奉安九菴寒水兩先生影幀告文

宗晦祠移建後移安祭文

告歸寒水齋先生靈座文

龜峯宋先生墓焚黃告文

告歸九菴先生墓文

告松江鄭文清公墓文

告成承旨子長震吟靈座

告三患齋蔡公墓文



洪克念 章海 致賻狀

金弘甫 毅行 靈座致狀

告皇考廟文

告始祖高麗壁上功臣太師府君墓文

外祖考妣贈職焚黃告文

祠堂新成奉安告文

祭文

清道郡城西門祈晴祭文

祭申叔敬 愍 文

祭韓永叔 弘祿 文

祭鄭龜河文

祭叔母令人金氏文

祭寒水齋先生文

祭濯纓金先生 嗣孫 墓文

祭尹晦甫 焜 文

祭外兄判官宋公 宗錫 文

祭呂士新 命周 文

祭俞子成 默基 文

祭玄彥明 尚壁 文

祭堂兄善山公 鳳韶 文



祭厚齋金公韓文

祭亾室令人朴氏文

祭金而見龍慶文

祭文巖鄭相國滯墓文

祭奉朝賀金公有慶文

祭弟婦淑夫人呂氏文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告文

松禾繼開祠奉安九菴寒水兩先生影幀告文

丁未

天眷海東羣儒斯盛誰集大成惟我文正氣間千年  
運當一治秋殺并見山立其姿斂豪傑才由戰兢工  
崇嚴直方為百代宗蓋由元成溯考亭學垂拱二劄  
寔我事業大全一部亦我義理濂幾洛敬魯仁鄒義  
有沿曲闡究竟文公允後之朱若朱後孔時虜亂華  
冠屨倒置高舉自韜邱壑始擬際遇大義契托魚水





庚海集卷之四十五  
半夜天札儼屈 嗣君密勿訐謨鬼神難言天崩地  
坼涕血叫舜迹返故山義炳昭漢 先王是托世道  
其任心苦誠血詖距邪闢先攻黨與用春秋法彼既  
蓄憾且懲佔禍交煽默挑變起門下大小消長天寶  
監我禮隆俎豆慶溢衿紳凡有血氣孰不尊親顧此  
陋方僻在海濱雖靡鐸徇亦添淵溥幾悲榘壞蓋篤  
羹慕茲議同好謹奉真幘此焉瞻依永尊盼饗一篋  
一豆禮簡誠勤庶幾昭格牖我冥昏

右允菴先生位告文

恭惟先生文正嫡傳文正之學上繼文宣先生是承

荷歟淵源道之大矣小子何述惟其天質俊嚴邁特  
宇量宏崇規模寬閭雖靡道學自是偉人置之廊廟  
儘爲國器况從大賢早志此事大之天地陰陽理數  
小之萬物草木禽獸上而前史興復成敗下而當今  
民憂國計靡不用力講貫羅穿既博於學又反之身  
明知實踐輪翼備全靜戒動省愈微愈精夾持兩進  
曰敬曰誠無意拘束必泮繩墨若存大體不遺細密  
直字遺訣並傳衣書斯文世教擔作已憂托之小序  
故示扶闢尺疏納牖辭理明直而道終伸繫誰之力  
最是一事士林嘆惜經綸手袖婆娑雲峽邱園束帛



禮非不勤遐心莫回甘老林泉志本君民初不果忘  
豈獨斯世爲大不幸抑亦先生非所樂爲 行殿握  
手禮隆寵知恨不載後 宸藻寄想朋來自遠飲各  
充量雖未覲德聞風猶服山頽幾年羹慕彌切瞻依  
有所屋牆持持茲奉真幘爰配先師有如平昔儼侍  
函丈籩豆孔潔禮儀斯盛昔我海墘士不知學我李  
文成始我教育念二先生實皆私淑所祀文成故祀  
先生先生陟降左右文成交相導我卒惠一方庶幾  
昏愚永蒙啓佑恭薦洞爵用伸虔告

右寒水齋先生位告文

宗晦祠移建後移安祭文

於天地間而千萬禩最有二人孔暨夫子孔厥大成  
子又集賢作前述後一心相傳儼靡夫子詮發經旨  
惟大聖道亦將墜地大哉夫子儘孔後一所墜霜露  
所照日月凡有血氣孰不尊仰第經胡元于明陸尚  
莫如東儒神信父敬平生願學又莫如宋宋文正公  
全體大用以至言動靡不法誦晚年考槃南澗之中  
蓋取雲谷一曲名同時雖嬗變地豈忍荒爰謀妥靈  
以寓羹牆僉曰夫子我師淵源况幸茲地澗號一般  
廬山卧龍武侯祠成循名義起夫子是程乃諏乃度



一體同祭夫子北尊文正東配千載一堂閭閻若侍  
誠殫禮簡以擬永遠風壞雨剝桶圮簷斷章甫咸咨  
議協繕改稍上舊址略侈其制日吉辰良載奉舊真  
祠扁無變儀文視前仍惟夫子心學之外發之言爲  
尊攘義大白尼父世爲第一義蓋皆時勢有不得已  
文正之時亦足可悲二夫子義瀝血秉持回瞻中夏  
禮樂淪夷奈彼享儀衣冠非昔想應英靈無地降陟  
尼訓旣昭儻亦東浮東來疇依文正與遊顧今妥侑  
惟此一區靈位崇淡如在洋洋多士瞻瞻千古事光  
緝儀旣備邊豆莘莘永垂提警牖我冥昏

右朱夫子位

氣軋數敗或值運傾宋之靖炎我之丙丁天地大變  
古今逆德惟此倫綱理必不熄篤生其人以扶以植  
在宋考亭在我先生五百之期一治以當於休先生  
亦集大成如地河嶽如天星辰如羽之鳳如毛之麟  
資旣拔萃識本明通由溪泝潭究竟文公門路已正  
統緒惟的靜存動省表裏敬徹目到足俱殊萬貫一  
義恥落二尋不枉尺是以言議直截嚴勵發之事爲  
磊落光大以爲朱子孔後一人朱學不明孔道以湮  
矧今人類有夷虜恥春秋尊攘爲我大義惟此二事



作爲命脉出處事業是程是則時膺 寧廟有大爲  
志密勿宸札儼臨 儲嗣天不祚宋永安受遺中宵  
叫虞故山初服事雖蹉跌義炳日月未忍僂忘明淑  
是托閑距甚力余不得已由我少明九死曷悔黨與  
之治爲禍甚毒竹樹幽冤千古并酷世之隆污道與  
伸屈昔所杖屨今遍俎豆瞻茲懷川先生之萎有洞  
窈窕且近北谷初年築茅爲喜鄰德紫陽之榜終歸  
畢命於焉妥侑士論商定南澗舊額意實慕往并奉  
淵源七分其像瞻依有所歲月幾積風雨上傍堂宇  
缺落夏卜稍東僅若干武廟貌增崇齋廡略具日月

之良載移兩幘多士兢兢百儀整整平生慕嚮朝暮  
千載卷裏影響幾挹光霽今焉一堂若侍函丈洋洋  
左右歡欣可想唉今世降斯道日喪冥冥撫念寧不  
傷盡儻以平日講晦翁學誘我後生默賜啓佑庶幾  
遺緒不至盡墜藻潔酒馨昭告微棕尚冀顧歆克有  
始終

右尤菴先生位

告歸寒水齋先生靈座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七十八年歲次辛丑九月己丑朔  
初六日甲午門人尹鳳九敢操文哭辭于寒水齋先



生靈座曰嗚呼小子父事先生二十年茲矣先生不以拙鈍而鄙之提愚開惑不憚勤照不啻如攻迷兒顧此不移之質終莫能變化其一分矣至於先生造道之崇持敬之嚴踐履之篤實切末由之歎而亦能知造道之不可不崇持敬之不可不嚴踐履之不可不篤則此豈非先生罔極之賜耶惟擬依仰門牆以卒飲河之願而天不憖遺樛木先摧世道斯文之不幸已不可言小子之鈍迂迷惑誰復提警而造道之如何而崇持敬之如何而嚴踐履之如何而篤于何叩質以就其粗見粗識也向者告歸實喜昔疾之向

瘳豈料數月之後餘證復發疾亟之報凶變之音一夕踵至嗚呼天乎此何事耶蒼黃就途及至門下則掘衣之所素帷已設警咳之地音容厚隔昔日之歡笑相迎其何以復覲嗚呼啓手之際既不得隅坐於執燭之列矣小子之所以自盡者只當隨二三子後築室三年益究先生崇造道嚴持敬篤踐履之實毋墜遺緒以為酬報萬一之圖而今乃官事驅遣未及與聞於克襄之節而遽爾言歸孤負平昔慟裂益增謹將草草數語一哭告退彌天之慟填腔之懷即遠之日更當以文字告訣伏惟尊靈庶幾鑑此嗚呼慟



哉嗚呼慟哉

龜峯宋先生墓焚黃告文

代唐津儒生作

維 崇禎甲申後百九年歲次壬申三月某朔某日  
干支後學某等敢昭告于龜峯宋先生之墓嗚呼先  
生命覺迹畸厄窮半世沒而不伸百六十歲惟道在  
身未嘗不亨莫盛 明宣道學文章不以先生所出  
賤卑諸賢相與畏友嚴師道義切磋栗牛交最松老  
峻潔亦許心契其始抽啓有我沙翁一代名勝守夢  
諸公惟講德義不憚師事亦粵華陽特書墓隧大筆  
雄辭傳示千禩身雖有屈道可謂著實由先生學有

早譽才挺邵豪勇又陳邁識洞性命望隆經濟自任  
之重處以古道規模闊大不拘細故有謂諸葛先生  
是况不是先生取比於亮噫其甚矣誰復讒嫉惟海  
暨讓視如讎敵嗾動奇禍幾罹謫籍初不扶正曷有  
是厄觀於賢邪誰好誰惡知為先生庶幾無誤士林  
共誦公議可見 聖主崇儒特許褒顯 寶誥遙頒  
霜臺持憲宣示四方庶慰輿情先生分上何辱何榮  
以一世言今乃大伸飄泊之四後承全淪禮宜告廟  
無地可因惟三尺封托此海滙久矣邦人瞻依有在  
方伯助需官具庶羞靠我邑子俾告事由讀宣 恩



屏溪集 卷之四十五  
旨禮勤焚黃烽山兀兀雲海茫茫神如地水於焉徜徉用伸虔告歆茲一觴

告歸九菴先生墓文

崇禎十年丁丑後再回甲之十一月朔日己丑後學坡平尹鳳九與諸士友來相執紼今將歸矣謹以數行文告辭于九菴老先生之墓嗚呼纔哭前和之重出疑若德儀之親覲玄扃旋閉窀穸事畢聲光僂僂憑依無地鳳九遂迤入華陽默坐昭陽之室若侍申天登臨巖棲之齋若攀弘規至謁七分之影則尤甚親切恍乎叨奉几杖彷彿光霽而終莫得以真承警

咳矣誠不勝惕然而感怒焉而傷嗚呼先生之道如日麗中天先生之德如地振河海而百年遠矣厚地漠矣春秋義喪孔朱道衰扶闢之功其誰當之天理日晦人心日乖明淑之責其誰任之國勢若天柱之傾疇能擎之士趨若逝波之頽疇能障之俛仰斯世普切秋陽江漢之思而已自念小子老且病矣神識日覺枯落實無望於墜緒之可尋而只欲歸伏空山獨抱遺文爲餘生究竟法期不負罔極之恩尚庶幾先生尊靈導誘微衷不至爲小人之歸也耶再拜荒莎松韻淒切步步回瞻滿目增悲伏惟尊靈俯賜鑑



臨

告松江鄭文清公墓文

維 崇禎甲申後百十七年庚辰五月七日庚戌後  
 學坡平尹鳳九適有丹邱之行路過鎮川之寬洞祇  
 謁于故相國文清公松江鄭先生之墓謹具數行文  
 盟手一讀告拜于莎砌之下嗚呼小子平生慕欽最  
 在先生清修峻節嫉惡剛腸百世之下可警頑懶弘  
 凶潑蕪喇之未顯栗翁大賢猶服先見殿虎班鸚是  
 蒙 主知九原如作捨更誰歸吁嗟衰季時論骫骳  
 邪正一道無非無是忠途貿亂義分墜地世道之慮

不待有識精爽不昧寧不為盡昔猶憂慨况在今日  
 先生在天 穆廟左右經國陳謨舊日如否 本朝  
 忱誠死生曷隔眷顧斯世庶補萬一憂深慮切雖出  
 肝膈仰念俯思我心恟悅嗚呼先生儻可下諒

告成承旨子長 震吟 靈座

屏溪尹鳳九病伏窮山纔聞成友子長有黑島之行  
 心焉驚愕忽有訃書自公山禡至以己未十月二十  
 一日竟臯復於旅舍遂設位慟哭欲迎哭於路左而  
 承訃在復後七日想就木已北此去大路猶數日可  
 到雖去未必得值即具數行文急送奴星於素沙道



中倩隨柩執事而告之奴行緯繡而返茲乃齋送京裏使從子心協走哭于靈座讀而告之曰慟矣慟矣天乎胡使我子長至此而止也又胡使蒼黃道途臯復旅舍也既生此純心直腸邃學偉文而竟闕而莫之容也豈純心直腸反爲之崇邃學偉文亦爲之災耶果天使之然耶抑一般運氣不佳而自不得免耶平日東崗之約今焉已矣使子長早遂此志果無今日之禍耶抑莫非天之定分而不可容人事耶抑子長謂吾道自在而無自傷也耶果非人事之可容而付之無奈何天又果子長之無所自傷者使末路澆

漓而失一正士也使我俛俛而失一良規也則安得不失聲慟哭而涕淫淫也尤可惜者平生矻矻乎與義微旨者終莫效三昧之講而裨補君德鬱鬱乎直節峻義者亦莫試一笏之擊而聳動朝紳畢竟昧昧與三尺之軀歸之長夜也然此亦爲世道可慨而已在子長又何足傷焉必將付一莞爾矣即遠之日庶幾進哭則更將文字以敘滿腔之悲而柩車之返竟莫之攀輻一哭東望長號益不勝悲結也茲先替告惟我子長尚鑑于此

告三患齋蔡公之墓文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維 崇禎甲申後再庚辰天中友人坡平尹鳳九自  
屏溪往棲丹陽之舍人巖將爲數月計路由鳳巖遙  
過故三患齋蔡公墓不克登拜及至巖棲茲具文送  
于泉谷後孫宋尚輝讀告于墓前曰嗚呼昔歲白猿  
維夏之首江門謚筵約兄同赴我至鳳巖兄款我迎  
餉我蔬香酬我粲傾中宵難討師門舊說哀榮謚宣  
拜聯門刻自江而北五臺金剛又誰與伴斯文友暘  
登臨二樂豈止巖泉衡山故事弄丸餘論吾輩從遊  
此最爲盛况同一賢枉屈尤幸歸來十載兩兄淪沒  
白首窮磧幾多懷怛今將入峽迤過故宅依舊溪山

莫非泣目二胤相對題詩感唏轉入黃江拜真寒齋  
趨隅拱立宛侍平日恂恍若喜警咳曷述辛丑之春  
與兄同謁此生難得事事悲絕近日誣讟不足撼樹  
起自清鄉豈無連肚鄉士宗公昔敢唐突同門齊愕  
益恨公卒人巖一棲余所素計今卒僦居迹若逃世  
起居雲霞枕席巖壁看書游泳泉聲嶽色夢想二兄  
無與同之海山故遊思之益悲梧坪以來鐵川八望  
衣履舊藏知在莽蒼歷伸三匝庸告懷憾義之攸重  
非不紆念老病炎程終負擬議歸卧巖畔愴恨亦摯  
茲紆彌腔我思千端憶初公沒地僻病艱不能哭壺



又孤一言惟兄之資之學之德敏妙秀出精博崇篤  
先生謂兄非我可師况余愚鈍擬兄倚依士多失衡  
豈止私恫頃蒙狀托狀德惟竦不敢拙辭聊悉壙誌  
今不復宣且道即事緘封耿耿倩告莎墳我心西飛  
嶺樹干雲嗚呼英靈有知庶我鑑之

洪克念

章海

致賻狀

辛巳

尹鳳九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洪斯文克念靈筵聊  
備奠儀恭惟歆納嗚呼慟矣此何狀也謂其問候狀  
者胡無寒暄語也謂其致賻狀者君其已亾耶君胡  
先我亾也古人曰爾哭我哭此亦君當爲我有者而

我反爲是狀也此何忍爲我之藉而爲後死之責者  
惟君是靠其何忍棄我而先逝也况伏念鶴髮慈闈  
推胷叫冤行路亦不堪聞其可忍棄而去之耶知君  
孝思罔極寧或一毫違棄於慈闈也只緣君稟自清  
明粹雅志慮高潔周備文章知見敏妙精通內行外  
交誠篤詳懇爲己之工已占許多地分假之以年其  
爲世道斯文所依恃者將不可以涯涘惟吾黨運衰  
君家祚薄此天所以奪君之速也君何干焉喪余之  
慟雖不敢自引非君之慟而誰慟天乎天乎何忍爲  
此慟矣慟矣前冬之捲室入京蓋爲慈闈之無侍而



冰路奔遲以致死疾之崇也君今已亾暮年慈闈其誰爲依惻然孤孀勢必南還若又奉而南也旅鄉悽荒事異昔日若終奉而西也幽明各分不忍遠訣此正君不瞑處也長逝者魂其何以慰若我死而君生其爲我者必處置得下而我今病老無力凡世間事真如夏蟲之語冰口語於心而已又無相商量地君今何之而使我獨抱此無涯之慟也筆路到此不覺聲之吞而淚之淫也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茲送奴星欲聞就木之報兼伸奠狀之禮狀式之外呼足數行嗚呼慟哉往復書疏三日爲踈者今焉止此而况無以討君之復也耶緘書哭送君其知此臆否慟矣慟矣謹狀

金弘甫

綴行

靈筵致狀

丙戌

尹鳳九別紙答辭一度右謹專送致金斯文弘甫護喪所倩執事人展于靈筵之前一讀此狀嗚呼靈筵字何爲而言也弘甫其亾耶嗚呼慟矣此何事也頃在春元弘甫內艱之訃病篲之報一時并到慘然驚憂心慼慼靡定纜半旬弘甫之訃車繼至悲乎慟矣此何事也癡耄嚴親疾痼弱子抱縗呼天哭不成聲行路相傳莫不掩涕何弘甫平日孝慈之至情不自



反顧而竟至於此耶抑數命之至無奈乎自造則長逝者魂想亦獨自飲泣冥迷焉遑遑矣念之及此尤不覺攬涕而摧心也惟其恬雅靜穆之姿何以復見愷悌溫淳之心何處復得知見之敏妙誰藉而起余也講說之該明誰與而惺昏也此生此世抱此無限之悲顧我白首悲不幾時而悠悠此恨未死何忘前冬書來別紙疑問裁答成稿未及整頓書送人事遽如是矣時自撫稿傷痛未忍死弘甫棄弘甫所欲聞者而不使知之也家禮賻狀實有靈筵致書之意茲依其書式以所具問答之語別紙裒納庶幾英靈鑑照如平日否也耶執書南望一慟長哀雲山漠漠溪水嗚嗚已矣斯世孰知我悲謹狀

告皇考廟文

丙午

竊惟鳳九早服家庭之教實知聖賢之可學而周旋師友亦非不久自念鹵質年踰四十迄未有就見識極粗淺學術極迂短未免爲小人之歸而終墜父師之訓己自媿恨况今叨承郡寄經歲爲政無一箇半箇成效又孤 聖明分憂之責則尤不勝慄懼矣茲者忽承別 諭以經筵官 召命特勤褒之以治績優異責之以 君德成就自顧非分雖不敢承當而



屏海集 卷之四十五  
隆恩侈榮亦云極矣莫非府君餘慶所及感慕之極  
愴淚如瀉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告始祖高麗壁上功臣太師府君墓文

維 崇禎甲申後九十八年歲次辛酉八月癸巳朔  
十二日甲辰二十六代孫前護軍鳳九敢昭告于始  
祖太師府君之墓於我鼻祖太師府君子尹是稷千  
億仍雲積廿六世餘八百禩無籍據尋厥迹黜昧翊  
戴一事僅見譜書餘皆不傳拊卷唏噓惟此防墓竝  
歸無徵短壟荒莎傳疑幾曾剜琰數片今幸有得雖  
被誣推考信則的諸孫咸抃近遠駿奔爭相慶賀曰

我歸根從茲以逞庶傳圖壽鐫石隧徑歲薦茶酒顧  
我殘裔遠蟄湖徼我首東矯幾勞瞻眺今來瑩下三  
繞展掃茲具數行盥手敬告雖千百載一氣可感不  
昧者存祈或我鑑

外祖考妣

贈職焚黃告文

代內舅作○己酉

恭惟先考府君志尚高潔言行雅淳詞翰推於一代  
而不得成第年壽至於八旬而未蒙例 恩施及不  
肖叨冒仕籍向者 聖上討平寇亂頒慶域內凡係  
治討官無小大并錄原從皆得追榮俾廣孝治以不  
肖亦與原從一等特 贈先考通政大夫承政院左



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先妣淑夫人 聖恩攸加幽顯咸榮厚德之報於此可徵惟是容音日遠祿養靡從今奉 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盆增哀殞

祠堂新成奉安告文

心緯名告 ○ 丙寅

祝板前同營室之初既失先立之禮恆切悚尤之忱乃於甲子冬就寢東坐坎之地不計事力謹始兒郎之役三年而後今僅落成實倣家禮之制三間五架而用後一架設四龕虛西二龕奉祖考妣位第三龕考妣位第四龕祠儀粗成愴幸俱切曾前未遑之節文自此將次第泮禮而出主一節亦先自今日而始

謹以後同

祭文

清道郡城西門祈晴祭文

丙午

哀我下民值殃罔極民有殃極不于神告其誰告之神其聆此昨歲旱枯千里赤地我民無衣我民無食扶携顛連大半溝壑存者幾何僅延于茲今豐有徵庶幸無饑夫何過靈民既告災冥冥甲子零雨又西商羊舒翅白衣驚鬣玄濛十日積水迴匝觸田埋覆漬穀濃腐禾頭生耳昔謠復覩昨旱今水為害一均纒經大殺已竭斗縉今又無秋公私曷濟田翁錯愕



饑婦對涕顧余莅牧憂慮何極念民邦本本圯邦蹠  
邦之踣矣百神疇賴神念于茲曷不眷係鞭石無術  
惟神是籲神實司金爲水之母爲雨爲否神豈無管  
俾勿霖靈永絕爲患雲陰四散旭日回暄幾覆者全  
幾腐者乾神胡厭憚我實祈祝茲將牲酒虔伸誠曲  
神勿菲薄庶幾欽格

祭申叔敬慈文

崇禎甲申後重甲戌子冬申斯文叔敬傾背于困村  
之書齋越三年春二月癸丑友人坡平尹鳳九奠酒  
操文哭于靈筵曰嗚呼叔敬舟村之孫舟村之世大

義浸昏公身擔負托契華陽華陽八字獎與甚光遺  
風餘習兩孫繼之君之伯兮亦負魁奇尋師千里并  
遊江上湖海高蹈士流所仰先喪其伯悼德日孤伯  
昔不幸橫被衆誣君實慨喟撫世嶮巖中間事端有  
不可知久聞江行傍聽疑多子嘗謂余此心靡他早  
晚一進以破羣惑今焉已矣萬事增蠹疑疑其容嘯  
嘯其行進學勤篤秉心平正天假以年畢竟大期豈  
謂斯人終至於斯若余蒙陋幸托淡交相喜少壯磨  
琢日遙吾今俛俛如矢倚衡非余私慟爲斯文傷集  
成之役惟子經始賴有賢季克終初志悲瞻棟宇往



事誰問春溪咽響雪松悲韻徘徊撫昔故遊疚心一  
觴痛哭哀涕泫泫魂兮彷彿惟其我歆

祭韓永叔

弘祿

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七十年癸巳正月丙申坡平尹鳳  
九行過鳳溪亭奠脯酒於韓斯文永叔之靈筵操數  
行文讀而哭之嗚呼天不欲使斯道張大耶奪永叔  
何其遽耶永叔年十七八已有志於斯道明其知敏  
其行不以高遠而不敢窺不以淺近而不足察不以  
羣咻而懾於前不以衆譽而欣於心惟其眼前所見  
只一道字而以爲此可知而不可晦可行而不可廢

期於斃後而已記余始見於石谷之會今踰十數年  
矣見其進未見其止若天假之壽畢竟成就靡有涯  
量而未必不使斯道有托天胡不諒竟至於三十一  
而止才未究而功未施而使斯道日孤耶嗚呼惜哉  
余之所悲而怨者在於由君之亾而斯道之漸淪若  
君身後之悲及余交好之痛有不暇言其不言者亦  
已悲矣幽明雖隔靈氣相感不言之中神或知余不  
言之悲也耶否耶嗚呼悲哉尚饗

祭鄭龜河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七十年歲次癸巳十一月乙巳朔



坡平尹鳳九路過淡巖爲携雞酒奠謹治數行文哭  
于鄭斯文靈筵嗚呼溯于五世松翁祖兮松翁峻節  
我心慕兮子之魁傲實有自兮一覲傾悅豈子嘗兮  
周旋函丈於我先兮恭趨末風義不淺兮金灘夜吟  
同子觴兮驪湖月笛同子檣兮我今幸西子已故兮  
我愴撫迹淚出腑兮嗟子之秀蹇而餓兮 明王在  
上胡士野兮衆以邪至紛自夥兮子笑曰余忍此態  
兮使余而泥忝厥大兮以而不移寧吾從兮豈吾非  
耶世無公兮劍巖之山轟轟巒兮龜島之潭漫漫瀾  
兮魂之去來此徜徉兮世之得喪竟茫茫兮我來一  
哭萬事已兮魂兮彷彿歆我醴兮

祭叔母令人金氏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七十七年歲次庚子十二月一日  
癸巳卽我叔母令人金氏遠諱之初期也前一日壬  
辰從子鳳九敢薄具觴豆之奠哭于靈筵仍操文以  
告曰嗚呼我叔母于歸我叔父琴瑟友者五十有一  
年膝下有兩男子俱爲世所推仰大男作縣少男衣  
緋一婿以國子進士又能爲士友望諸孫皆玉出蘭  
茁又大冀待及卒享年七十四柩車自西返方伯守  
宰以下至衿紳韜鈴送喪幾千人知與不知聞喪者



皆曰夫人哉真所謂福壽兩全人情雖無窮已詎足傷憾爲茲言者豈盡違理哉凡人有死死者既無憾則所以傷死者曷嘗如窮畸而且天者耶然則此可以慰吾子姓之慟矣然小子竊知叔母之心矣此固不知者言也二男子遞奉專城孫男女娶女嫁夫此皆五十一年後事則凡所以歡幸榮耀者適足爲觸境疚恨之資矣叔母之心豈全無憾而至於考終在大男縣舍諸子姓不得備執燭之列而少男在京聞疾一日夜馳三百里及至棺斂已畢矣當疾革顧嘗藥兒曰汝輩不俱在眼前欲有言而否矣仰想長逝

之心其結恨遺憾殆窮畸天年者之有甚也親愛之爲之傷悼者於此豈不尤爲之慟泣耶况我叔母潛德閨閣平日教訓我諸子姓者無媿孟程氏之兩母則顧我諸子姓之哀慕於叔母者詎獨爲懷慈之情也耶嗚呼我叔母天資潔清高邁性又警慧絕特聰明強記最長典古故若昕朝子弟侍右則雖女紅縫線之暇樂道前人嘉言善行輒疊疊也子弟於前史事或晦寡不記就而叩之則僂說之沛然若冰釋也然而平生不少以此自多其持心柔其制行順其言語謹詳其動止溫穆其接親黨御家衆莫不以慈惠



爲實務則於婦德殆無所不備矣竊觀世之爲妯娌者以義而成偏性難合情志易乖以致一家之間和氣頓衰而叔母與吾慈氏志意之相和合無異天倫之墳簾一室半世殆乎升斗共之而不惟忿恨之色一不相加睽異之念絕不相萌此實先君子兄弟友愛之隆宜家之樂有以及之而亦豈非二母氏和信之德冰雪之操焯然無絲毫相私之心故果能順大義而全天理者耶此不獨門內婦女所可觀法亦惟一世之可以師範者也叔母嘗教曰俗夫人私於親族不知夫黨之爲重甚非道理其所自飭者如此而

其戒之少婦人者每如此及至末年兩男榮養備至衣服旨毳之奉或過昔日則輒不樂曰我猶故書生婦也所以享吾身者異昔日則不安也或慮少孫輩日用之間易生華靡則每舉昔日處兩男者而警之及見時事日艱世道益險則公私之憂至發於言語而其在西衙貽書少男勸其早歸凡此皆高識的見遠出倫類不以閨闈而少嗇焉若是者雖世之號苦行特智之士何以加此嗚呼我叔母懿德熒行其爲子姓之所依仰者如何而天之酷禍今遽至此雖有疑而無所叩質雖欲興而無以觀感雖或過失而耳



邊不復聞警音則使叔母而迫然觀化向之大恨小憾者雖不足縈心惟我子姓之私自號慟者顧安得已已耶又况小子生長同室自其襁褓叔母與吾慈氏更抱互視以至老大而逮至中間雖或異室小子又從兩從氏游學一年之中強半在叔母膝下叔母之撫愛姁姁者何間於兩從氏小子之因依仰恃者又何異於吾慈氏耶曩者從宦只為得一縣優養之計且擬報效我叔母地者此心區區矣不孝通天戊戌秋禍變之酷穹壤罔極而數年之間喪威之慘風驟雨急叔母又棄小子則茫茫人世孑然一箇窮獨

耳雖使有列鼎之享回顧初心無地可展窮天之冤極地之痛結轉心腑貫徹髓骨者又奚啻諸子姓死生之慟而已耶嗚呼慟哉嗚呼慟哉伏惟尊靈庶幾鑑此尚饗

祭寒水齋先生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七十八年歲次辛丑十月戊午朔十四日辛未門人文化縣令尹鳳九謹具庶羞之奠哭訣于寒水齋先生靈座曰嗚呼集羣聖而大成者孔子也集羣賢而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後道既東矣羣儒蔚興而其大成者亦惟我九齋老先生也蓋



孔子之道至朱子而益明朱子之學至尤翁而益闡先生即尤翁之嫡傳也嗚呼先生之淵源其大矣先生質粹而氣完志確而行篤自歸華陽門下專以此事爲己任於老先生則誠心悅服不憚尚右之肖聖故老先生之大義二三先生靡不究其終焉蓋老先生學問則一主朱子取大全書手自註釋而先生受命補整以完其書事業則一意尊周終恐義理之將晦則欲祠二帝用寓微意先生受命罔愆以述其事至於任世道則斥黨鑄者之厄斯文也反被其禍而先生乙未一疏終使邪正判而陰陽辨世道賴以

增重斯文得以復明嗚呼先生之學朱子尊周室與其有功於世道斯文者直是有自來矣老先生所授可謂得之而先生可謂不負所受矣自孔夫子後中國而有多少聖賢我東而有諸先正輩出莫不誦法夫子而其徒皆曰孔氏之傳在是今者小子以我先生淵源直接孔氏不知者將與彼一般視而此大不然朱子後孔子也尤翁後朱子也此一條真脉可以俟百世不惑則繼尤翁之統者亦非我先生一人而已耶世若有大眼目人則必不以小子之言爲出於阿所好矣嗚呼知德者鮮矣先生造道之崇淡德器



之隆重况以小子蠡測之見顧何敢述焉第平日慕悅而未能學者則多矣小子自病淺薄淡慕先生重厚嚴威而未能學焉自病庸碌淡慕先生俊偉邁特而未能學焉人慾難制則學先生之果確而未能也本源易躁則學先生之淵穆而未能也接人春和悅之而學未能也遇事雷厲悅之而學未能也至於見知高處經綸大具非學所能爲而歆悅則淡矣凡此慕悅者雖切末由之歎而只冀周旋函丈薰沐警咳彷彿其萬一則庶幾不至於小人之歸矣今者儀形永失典則無地氣象規模之間何所泮而自勵外內

踈密之際何所觀而自新樛木之摧悼均士林而安傲之慟誰有如小子耶小子自頃束脩已二十年茲矣扣篋登堂徒辱不倦之誨而科名奪志喪禍崩心畢竟是一箇伎倆只以依歸之久先生猶意其有得也時加獎與之教或示期待之意已不勝其顏發駢矣况從此耳邊不復聞規音而驅遣世故舊學益荒則恐終無以仰副當日期與之盛矣嗚呼朱子之學其誰傳之尊周之義其誰授之世道之任其誰責之孟氏之沒不得其傳此萬章之徒無以辭於聖門而于孟氏何事則先生亦奈何於今日耶真源杳杳墜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緒茫茫長號慟哭不直爲私也嗚呼哀哉

祭濯纓金先生嗣孫墓文

恭惟先生宇宙之氣漢唐之文早遊先進畢齋之門  
觀善寒老天倫三足平生講磨惟義是服北學漢師  
聲譽盧前拔之遐陬進秉史權非昧諱尊只切激昂  
自附書法竟罹世網父子師生禍酷幽明憐之至今  
欲言涕零念彼佔老既仕 當宁弔義一篇抑獨何  
據實是無心先生筆之既講函丈寧或不知義精之  
地論議難到人心所存實理斯皦事關 本朝孰敢  
明言雖不敢言莫不爲冤義固不慊道必終亨暴誣

贈秩既侈哀榮享院頒額亦備盛典蓋百季後公議  
益見文章節行余素心慕吏守桑鄉若朝暮遇撫古  
傷今來拜于墓琵琶山西嘯紫水東咽徘徊歲暮物色  
悽瑟齋心肅莊敢薦明酌精靈彷彿庶幾來格尚饗

祭尹晦甫焜文

維 崇禎甲申後八十四年歲次丁未九月十九日  
辛未卽近故司憲府持平尹公晦甫父棄世之再期  
前一日也友人坡平尹鳳九病伏伽俾且值寒雨不  
得身往一哭謹備香果酒憑寄故人之子申生大來  
操文以告曰嗚呼念頃戊子余陪寒水先生謂余近



有二子是李公舉暨尹晦甫問學精淡君曾聞否溫  
泉以南雪鵝之微里號巍巖於焉講道湖右之路君  
其一訪自承師教幾切歆尚歲寅月正我來伽椰我  
塗逶迤仙里經過君時携書于巍溪窩杖屨逢迎水  
石之間山齋聞聞春夜闌闌醇醇德儀一覲薰醉淺  
淡傾倒大半理義同門父事情契弟兄君事于漢留  
我西城我行于湖必宿於君不見則書因書質論一  
歲不見我懷迤迤一月無書我夢依依烏山玉溪逮  
我寓遷君方在夜既不源源我又宰南雲樹寄想乙  
巳季秋舍弟書至爲報君亾旅館三臯承凶心隕爲

位長號素帶三月祗申契誼余所慟惜非爲私耳晦  
翁此語實先獲我惟君懿德非我言假舉世俊巧君  
質愿慤舉世躁污君志純潔內篤孝友外徹遜信周  
旋師友講理精盡君謂我國用人惟科若志當世靡  
此由何旣闡庭對翔于臺列士論主知冀與方切不  
究一二摧折之遽豈獨朋好傷均朝野至今春暮舉  
友又沒天胡不遺次第其闕故里蕭條東望增憾相  
隨九原亦能合席列侍函丈亦如平昔師門昔誣同  
事辨彙時移事變世道日艱有時從容相對憂歎眼  
前滄桑一倍危棘死若有知想亦慨惜頃君卽遠我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在嶺墩而後歷弔行路卒擾數行告訣尚負幽明含  
慟茹恨耿耿在衷光陰水逝一瞥三霜靈筵將掇萬  
事益傷醇心厚德何處更得豐貌美髯何日更覲茲  
倩友生替告腔臆神其不昧歆我河爵嗚呼哀哉尚  
饗

祭外兄判官宋公 京錫文

崇禎甲申後再戊申十二月三日判官宋公卒于閒  
谷之墳庵越明季二月八日葬于先隴內弟坡平尹  
鳳九病伏竊山匍匐而至前一日壬午謹用豆果醢  
酒文以告訣曰嗚呼睡翁公以大節著于世睡翁之

仲子九菴先生以考亭淵源之學爲百代儒宗公實  
睡翁公主壻之曾孫而嘗爲老先生顧重者也是以  
斯文諸丈莫不於公而致意焉余竊聽於江門樓席  
之際亦未嘗不誦九翁之遺意而每歎公一命之差  
遲豈止爲公之主壻於睡翁公之故也蓋以公淳慤  
之德孝敬之行無以著見則益爲世道慨也向 聖  
朝褒嘉睡翁公節義特施節惠之典時公且得南邑  
邑本病土而謂謚儀可舉欣然馳赴之任僅一周遞  
又一周而炎瘴之崇其禍斯酷嗚呼尚何言哉以公  
世德之美甲於東而世不知其爲重德行之懿篤于



身而位不得以少稱此固知公者之所淡惜而公則何憾焉是皆在人而不在我在命而又不在于人則知公而爲之惜者亦不足以爲傷也且公出而遊宦者無幾歸則與林叟野老婆娑澗月淋漓酒卮優閒以沒世彼滄滄警警奴卑而不知恥者於公旣不足道而雖名聲滿於一世富貴溢於今古自世憂患其嘯歌自適保有安樂如公者蓋寡矣公可謂失於彼而得於此矣其所欣憾何待達觀而審知也公於斯世必坦然而無遺憾矣然死生之別百服之慟烏能可已而最是鳳九竊有私慟於心者公於吾先子風神

言貌真所謂酷肖者也孤露以來又失家伯倚恃長老者不但公一人而已每承德儀彷彿如晨省之時矣此心別有依係而世故拘牽離別居然五載今來舊座音容莫覲瞻帷堂而躑躅撫今古而長呼公亦知此悲耶其不知否耶嗚呼今日義理晦塞尤翁之道日入長夜當時親愛而左右之者并皆零落無存此士友之所共隕歎况如公淳慤之德孝敬之行此世不可復見而先輩遺風今無可徵此余所以重爲之慟惜而不自己者也嗚呼哀哉

祭呂士新命周文



崇禎後再甲庚戌之十一月二日丁卯即吾友呂士新之亾後二季月日也坡平尹鳳九因其弟鳳五之行謹將單醢隻雞替奠于士新靈几之前文以告之曰嗟夫士新今已死耶君之在地球上不相接儀範者五歲不得見手書者三歲今則并與其聲光而埋之厚土者歲又再暮矣嗟夫曾謂君與我生而踈隔如此死而若相忘又如此耶世間事真如此耶念昔君我住城西東姻誼朋契自君卹童况君不鄙幾何傾困從遊最款三日爲間嗟世道之益熾奈風驟而葉散逮中間之宦遊又燕鴻於嶺畔遂乃離別經年寄

情雲樹君又痛纏層峯淚血心苦自此一切世事棄廢相忘則不復見君往復書疏矣嗚呼令哥之亾也雖不才各言其子則况其才耶聰明秀俊真所謂千里駒者而自謂天倫知己遽失之膝下知君者莫不謂君之不自係我書君寄屢十言多聊申曾誠以責西河不見其答遂聞其訃斯命矣夫而士新父嗟嗟士新今不可得英朗之姿透悟之識而前代興亾本末暨古今人物出處蓋博聞而強記寔前輩之所許由四子溯韋編之經自洛閩逮陶潭之文看來說去殆若己言斂歸實地力求存存人方冀以巨儒我且



與以畏友嗟夫士新天不假壽不秀之恨從古興涕  
一般運氣日就傾否懿我好人曷能久世非止私好  
不慟伊誰惟君身後祇益可悲鶴髮高堂君不終養  
獨子先死死無體正有一於此人猶有憾君則兩值  
天胡其甚君亾在峽我病海曲非我敢忘竟負臨哭  
悠悠者恨何日靡已茲因弟行數行憑寄惟君精爽  
尚克鑑此遙拜薦誠有淚如水嗚呼哀哉

祭俞子成

祭基文

嗚呼相向哭歸歲今八周斯文日喪吾道益孤再哭  
巍巖近聞星訃而我子成胡又不壽非君命閱世道

之厄今余之慟匪爲私哭念昔見君時十五六君已  
慨然有志于學君曰小學日用節目一有不熟曷爲  
吾用神明之信若己言誦脚剗實踏根培旣厚自此  
遊學周旋師友同學者誰余與瑞九暨成子長又士  
新父其會也文其輔也仁文仁以名儀目備存迎拜  
送揖十日一會各將所讀講此理義雖嫌指目終歸  
掇廢迭難相勗惟在此事盍就有道同我樞衣扁舟  
溯峽黃江之滄寒齋水月悅樂和春幾共承咳函文  
之間歲丁春暮 寧考臨溫維時先生進住槐江余  
自漢師君與往從點瑟希時携入華陽溪清石白杖



屢遺躅青山綠水九老舊曲我唱君酬松韻日落風  
而詠歸先生是與甚矣凶孽師道敢侮叫我同門顛  
彼天閣尺封雖阻我義我伸時憂日棘士類攸藏  
漢湖靡奠貧也可傷文藻之贍止魁蓮榜才具之富  
僅亦一命不知君者惟此為惜如我相知最有傷盡  
質厚氣順志恭行純雖靡志學自是好人况自妙年  
依仰賢師以君之志以君之才假之以壽其進何涯  
天既生之闕又何意顧余蒙蔑蓬直自喜情因觀善  
臭真如蘭庶幾受規用勵愚頑從茲以往誰切誰德  
痛若割半有淚如絲天倫知己哀彼恭甫填唱箎缺

儻作何抱聞今携孤扶櫬東歸程冰峨峨林雪霏霏  
長號引望我心東悲死訣生弔病負一往俯切慙今  
仰淡悲曩茲走一星裏絮齋文遙倩執事替告柩前  
嗚呼哀哉

祭玄彥明尚壁文

冠峯處士玄友彥明以崇禎甲申後再辛亥五月  
六日没于黔谷之第越六朔而九月二十二日將葬  
于舊居之西前一日辛巳其友坡平尹鳳九操數行  
文奠一觴酒痛哭而告訣曰嗚呼兄乎兄車已駕兄  
今何之平日相愛慕如余者歲暮襟抱百年為期而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漠然棄如遺而將何適况惛然病獨子孑然一弱弟亦捨之而不復念耶冠峯峯黔溪涓涓此吾十年考槃之地而去此又何乎遊石門屏溪兄所杖屨何不復至烏山陽器甫宅社麓下從兄寓月宵花晝我至則兄會於此而又何不來胡爲乎曠野多風荒原冷雨長往而不復返耶嗚呼悲哉記昔癸未初見兄於石谷三加之筵叔敬永叔爲其賓贊兄實執禮而進退揖讓不問已知其學問士也余時弱冠一見歆服慨然志學實賴兄輩自茲以往周旋於講肄之後者寔始於啓蒙家禮之業而兄無資於我我實資於

兄則牛翁所謂非友也師者真此之謂也不幸斯文運厄兩友繼夭而惟兄獨存少年多病晚益完健不但兄之自期者壽神安則久視氣定則遠到此理之常而凡係於身者靡不窮畸則儕友之爲兄冀祝亦只在於季隨德邵豈料天又齎壽甲子未周而今遽長逝耶嗚呼溫溫其氣辯辯其言容止之一遵繩墨措爲之不循陋俗求之吾黨其誰如兄况見識之精淡操履之誠篤今日何處復得其子諒之心安詳之規宜施民社而寢郎之做誠不足以試其兆而又其平日講論祛煩取簡長於明曉進之法筵則真可



謂講說三昧而 萬筵之命素守莫奪此皆士友之所共惜者也嗚呼相向哭歸安放之痛陋劣尤甚惟冀切憊之益以收桑榆而兩巍先隕兄又棄我此世俛俛真如割半今來撫柩長號一痛悠悠者恨兄其知也否數行之文不足以盡其辭而猶可諒我之悲也一觴之酒不足以盡其禮而猶可鑑我之衷也庶幾亮此文而毋吐茲觴嗚呼哀哉

祭堂兄善山公鳳韶文辛亥

嗚呼人生斯世富貴榮利莫非所願而其得遇會心人願之至也是以富貴榮利得之者非不多而其得

會心人者最難焉此從古而然否者文子何以有九原可作之歎耶惟我同堂四人論齒雖早晚差遲其氣味趣尚類多相得自其招呼乎哺棗啖栗今皆顛髮種種而一墳一篋之際襟期之所相許者無或替焉則真天倫間知己也是雖求之一世猶或難值况得於同堂之親其得之一人猶難况吾四弟兄耶然此亦豈無所自以耶念我二嚴君湛翁終世其刑家之樂至使我兩慈氏同居三十載細大無彼我相間吾輩同在膝下而更護互抱相視如已出吾輩亦長枕大衾以及老大不知為異身也興居之同所呻咭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之同案至於一飯跬步無不與同兄曰文章吾事業也詩騷子史奮發致力則弟亦竭鹵殫陋追武而跂望焉弟又曰濂洛關閩是吾輩歸宿之地則兄亦歆可而相勉焉惟是兄年長我五歲而兄優而我劣兄銳而我殿雖常連袂周旋而若製作聲病之粗與理義商證之精靡不關聽於左提右挈之賜則使我粗得以窺其一斑者繫誰之力也親則同堂而情實同氣也等則友也而義實師也是誠人倫之至樂衰世之罕有而在弟尤豈非幸也哉况自世禍以來進取之念斷肥遯之樂淡矣屏溪九曲寔我棲止惠好誰

同二兄一弟錯落小築後先粗完中阿一區優成我尹氏村矣田園桑麻之擬議耕耘釣漁之經紀某邱鑿而可亭某水引而可沼岸之竹塢之梅莫不同商量而林幽谷窈石白潭潔無一之不與賞也或招友生嘯詠譔詩或引子姪講說經史或傷時憂國慷慨論事亦無一之不與偕也雖中間宦遊西去意未嘗不在於此則九曲溪山摸之小屏子要在目中而今春一來聯枕細話太半溪舍之同老矣孰謂人事之難測而兄今先棄我三弟耶嗚呼悲哉世教壞而風漓俗澆先輩長厚之德今無存餘矣此箇胷中不曾



着—毫機心者世豈有如吾從氏耶是其冲襟和豫不肯邊飾則儇巧者可以顏駢矣言議白直無少屈曲則詭偽者庶幾自勵矣况其純心實情見人之窮單則尤有所不自忍者吾家族黨最多寒餓而莫不賴其庇厚矣是以居官莅政推此心而已賑民南邑子諒之實八人之淡口誦心鑄至今不衰此豈俗吏之假偽者所能致哉詩本性情兄之爲詩贈麗真古不事刻削而亦不作東人韻格渾厚圓全駸駸唐宋作者而只是迹畸陰塗終不得大鋪鴻藻需于華國則正當世文苑所共嘆惜然不朽者在此豈無後世

之子雲也嗚呼窮達命也本不足爲欣憾而况公則衡胤之文學行誼顯揚 明廷憲亦瑰琦可保榮達門戶將不至寂寞矣其屈於身者誠不必嗟惋然以公之文章才華既踰於身則必將得之於壽而此又僅踰中身天之阨於公者胡甚也念公晚年江湖一竿扁舟詩酒自適在今憂患之世此亦不可不謂之清福則抑造化者猶不無相猜者耶嗚呼疾病相護死亾相恤凡人匍匐義莫不然今公之亾弟病窮谷章又遠靡而漠漠烏山雷雨未解情鍾之地俱不得與之握訣悠悠此恨未死難忘想亦長逝者魂結轉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於泉塗耶瞻念舊遊萬事已陳迹矣石門之潭玉梁  
之瀑疇與之遊鳴臯之亭玄浦之榭疇爲之尋鶴錫  
遺章不忍復讀墳簾舊錄不忍復續從今俛俛誰與  
會心聞公即遠有期一醺來哭淚徹九地情何能極  
嗚呼慟哉

祭厚齋金公翰文

崇禎甲申後再壬子七月二十六日庚戌厚齋金先  
生考終于寢後學坡平尹鳳九病伏窳山東望雪涕  
擬趁窳窳之日趨造哭麻之列聞期卒遽不克辨行  
粵九月七日庚寅敢具脯果之奠齋沐再拜送于子

心緯替進于靈座文以告之曰嗚呼曩陪江門聞之  
先師華陽夫子昔住漢潛先生徒步往從書帷格致  
之義太極之奧豎橫質討玲瓏穿透函丈膝前座右  
舌吐仰惟先生時年尚少蓋於斯道發軔既早卒爲  
溪門衣鉢之托先生爲學最嚴繩墨左矩右規愈細  
愈密外己無罅內豈少忽靜戒動省敬以貫徹工存  
明誠道全輪翼俯讀仰思有錄盈箱理義毛絲靡不  
消詳儀文變差亦既講辨學半惟敦朋來自遠山林  
養德餘六十載婆娑雲水優遊自在我採于山我稼  
于谷我簞我瓢我飲我啄莫云我窮孰知我樂鶴鳴



聲聞東帛鼎至禮隆 三朝八座其位奈此遐心邈  
乎難回初非果忘吾道寧非天眷有德既享大年庶  
冀百歲以幸斯文云胡不淑奄棄後學搢紳相弔士  
友奔哭念余鳳九昔在癸巳始踵門屏先生惻視益  
然德儀一覲心醉尚論東儒先生曰噫太師以來有  
數君子一則允翁得到昭原世以先生謂溪上人疑  
於允翁或淺知之余謂先生獨能深知世於先生實  
淺知爲一意傾嚮余心有契巨細疑難幾承提誨今  
焉失依慟余爲最自顧蒙蔑誰叩誰質先生有靈於  
昭降陟庶幾鑑臨以相冥適今當卽遠竟孤相緋緘

辭情告敢寄清血引風長號儻鑑我臆嗚呼哀哉

祭亾室令人朴氏文

維 崇禎甲申後歲次戊午五月壬子朔二十七日  
戊寅夫前郡守尹鳳九謹告于亾室令人朴氏歲序  
遷易令人亾日再至感愴之極仍念令人之始亾至  
葬且祥鳳九含恤在疚不暇措意文字莫得以數行  
哭訣凶頑不滅復齒恆人則令人之筵几已掇伸哭  
無地齋恨茹悲遂至于今茲因忌祭禮祝別敘若干  
語聊伸不盡之慟神其鑑止嗚呼令人之德之行非  
世之婦女之可媿而令人之命之奇又幾世之婦女



之所無也生也未嘗不爲之嗟惜其死也安得不益爲之痛悼也婦人之德固以柔順爲則而令人則不徒順之而已觀其可順者而順之其不可順之者義理以辨之婉辭以諍之卒歸之正其德性知見豈非古所謂女士耶念自燕爾之時衽席之談每相勉戒者實在於學問事業而必冀其母落在第一等故顧余顯劣雖不能克副所冀而其終忝遊於士友之末不至爲世賤惡者誠亦令人之爲助多矣昔在庚寅夏余有江門之行令人時病殍殍行將停之令人怒曰丈夫遠遊四方之志不可以室家爲累况尋師之

行計不等閒以我止之誠非所望遂典奩具辨裝而送之至戊申之變道途梗塞余由海津赴覲君親此死生路頭然而令人無幾微見於色其前後若此豈無憂戀於心者蓋欲使余而絕眷係之意也是豈世俗女子刺刺者所能哉余自少小有計冥棲及乎衰晚世道日艱則益絕意進取令人又切鹿車之願溪上小築共殫心力窮餓日長窘迫百端未嘗一言謫我而曰此棲遲樂莫斯樂所謂棄畚高風令人豈少讓哉歸吾家三十八季事吾父母孝盡誠無假僞父母甚安之我伯氏性嚴於宗族男女鮮可意獨令



人每稱其賢與吾弟相親如同產亦非世之爲嫂叔者類我叔母通古今事典見識高潔而亦進之令人覺覺說古今史曰婦人中可與語此也我妹申氏婦從妹李氏婦俱可謂閨中髦士而於令人則心誠相得至顛白無相違吾之姪令人之姪俱鞠養於膝下而其愛之教之無差殊間觀此數事令人之有實德實行可知矣令人終鮮兄弟四十而又不字一切於世味冷單每日寧欲速死不使夫子終爲無子人矣及緯子生其實重之者奚啻千里駒也至出後於宗嗣則以爲事係義起不可以婦人私情相干涉實慮

羣議之累及於夫子也蓋其高識卓乎有見而心之結轆病日益痼終至目不能瞑則嗚呼可勝悲哉可勝悲哉自得緯婦謂其質美可教如事尊章御婢僕之道至針線酒醬之細教之靡不有方而其嘉喜之呵責之誠心藹然無少殊於小女兒渠亦所以相得於姑者歡欣誠服人不知其義合也令人之省事來此爲心悅之最而亦僅數季而止莫非令人命之奇也嗚呼令人殫一生而無世之所謂樂事者四十季寒士妻衣弊糲食糲糠長年奇疾無一日身健季不滿一周死又後嗣靡托令人之命何奇之甚至此然



此皆不足說凡人之所樂不同彼之芬華不必爲令  
人之樂而令人弊衣糟糠亦不必不爲之樂矣值世  
憂患士類摧剝而余幸偃仰山阿白首無恙亦非不  
爲令人樂而至於舅姑安之夫黨弟兄姊妹皆相心  
得焉則此婦人之至樂緯又有志可期成就而其妻  
亦可以全保家道令人之命雖不可謂全無缺陷摠  
世之婦女而論之其極奇薄而無一樂者何限然則  
令人之奇其亦不甚奇矣未知長逝者魂聊以此自  
慰耶顧此頑延支離窮餓伶俚生理短長悲苦淺淡  
豈無可言不但言之無益亦不必言而只是平日勉

戒之言歷歷如在耳邊自夫喪威葇毒氣頽志衰舊  
學日忘恐無可以就其一二益增悲媿而已令人嘗  
言吾雖死爲緯兒夫妻地者豈少殊於生時抑精爽  
之不昧能顧佑於冥冥中者果如前言否緯兒之虛  
脆善病而能保於葇禍之餘者安知非令人之英靈  
有以相之也耶其有休咎於緯也而儻可知者須托  
夢寐而申之其永庇佑誠之至處幽顯罔隔固理之  
必然今茲所言非或假誕神其諒之謹以清酌庶羞  
伸此奠儀尚饗

祭金而見

龍慶

文



屏溪集卷之四十五  
公惟及事于 肅廟朝 肅廟遺義公實是操其義  
甚大辨別淑慝淑慝之分一變忠逆曰我 肅廟其  
覲到此維臣所秉曷不彌摯義難同進渾無別白寧  
吾自靖邱壑是畫中間或出亦豈無絲天曹秉正雖  
見盾矛我守愈確詎或承羞徵君進言有忤 主聽  
公憂禮士或欠其誠諫書鄭重庶幾改之迹公前後  
在 朝日稀使乎有 命義不可辭脂車郭西有誰  
要介一造刺過陶老攸悔吾實有受志豈或淪世號  
自好靡不奔趨儻少有營其曷辨此平生慕用華陽  
大義山河萬里益增感吃皮幣之恥若初城下原隰

載馳霧露病病三日持被亦且惘惘異域將絕寧不  
悒悒公猶達視意甚安閒死生之際可驗攸存傍人  
有聞歸語家人公曰於私吾更何言惟有時憂死不  
忘旃言善欲 聞奈此矻矻持歸寸赤爲陳 君前  
忠孝二字寔吾家傳二子是勉毋或墜廢旅館三舉  
朔雲陰翳千行掩抑殊俗共涕凶音驟聞 宸衷驚  
悼禮賄旣備哀贈且耀事事足涕欲言心搗最公淳  
真衰世莫覲不激不渝和而有守在家賢父在 國  
純臣生際末俗猶慕先民雖古事業若將可爲今其  
已矣此最可悲而我叔母即公之姑俱在童丱膝下



怡愉情同至親公實我兄自卜溪上又近莽蒼文酒  
相過亦幾星霜去歲之秋爲訪吾廬余時在夜相對  
愍余謂將使還意決遂初同我伯氏終老邱園言猶  
如昨今以柩還後死堪悲在公何恒朝不慮夕世道  
日棘生猶溘然寧欲無聰公先乘化同鄭閔公歸侍  
寧考陟降左右同歡魚水若當時否然猶有知俯念  
斯世其所憂瘴想或無異數行哭訣淚并公私一醢  
來奠公其歆茲嗚呼哀哉

祭文巖鄭相國

游

墓文

庚申

崇禎甲申後九十三年丙辰十月日文巖鄭先生考

終于樓江之精舍後學坡平尹鳳九時在憂疚不能  
走位哭一慟及夫再期謹具數行文必欲伸哀於靈  
几未撥之前而路遠身病終不得一行進哭則茹慟  
在中以至于今矣後三季庚申三月鳳九有事黃江  
二十六日丁卯始得歷拜于隧外敢以前所具者數  
行盟手謹告于墓前曰嗚呼晦翁夫子序王梅溪文  
集而其論君子小人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其依阿與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  
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者必小人也鳳九每讀之



厚溪集卷之四十五  
以爲晦翁於此備論君子小人之辨也嘗以此觀於  
當世其小人之若此者多而君子之類此者願見而  
不可得稍省而聞之家庭以先生爲士類山斗及登  
寒水先生之門其語先生者一如聞於家庭者鳳九  
心自喜晦翁所謂君子者今庶幾見之也已而得先  
生戊寅疏讀之又得庚寅疏讀之又得 二帝祠迎  
享送神詞讀之又得五倫箴讀之言論直截義理純  
正如世俗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念無所累於其中  
真晦翁所謂君子人也亟往之告拜於樓江之上先  
生端坐小屋風儀昂然始一瞻望鄙吝已消落矣先

生進之前以鳳九故人子也接之慙慙亦謂其可教  
也不憚傾困廩告之上泝古聖言議以及經義微奧  
下至世道污隆以及人物是非而談論風旨峻潔開  
爽令人灑然驚倒不自覺心膽激仰鳳九於是益切  
自喜曰晦翁處中華文物之地求自漢唐而僅得五  
君子者猶莫之目見其人吾何幸生此東偏而於吾  
身見之也自此慕嚮不但爲依仰之私實爲世道重  
矣惟是末路多巖直道難容小人之糾結細瑣鬼蜮  
狐蠱者日益鴟張宗國旣危則如先生之光明正大  
磊磊落落者其南竄北謫終不容於世也夫何足怪



也此自古而然松江公以清名直節齟乎被讒尤菴  
老先生以百代宗師竟罹黨禍先生即松江公玄孫  
受業於尤翁之門先生之淵源可知而其必爲小人  
之讒害者亦自有不能免者矣昔嘗受教於先生以  
爲自近一翻一覆禍福隨之吾黨中素稱自好者亦  
不無小大機關甘自透迤此士論日卑吾道日孤也  
必義利關頭如刀兩斷言議之際如水赴壑無少屈  
曲庶不失我師門壁立遺法先生用是道也平日所  
見雖在士類其合者蓋寡况君子之道常消小人之  
道必長則先生安得不抹撥於世也以是釋褐五十

餘季踐歷極清要資秩致上台迹不能一日安於朝  
廷而道終不少施於世是豈先生之不幸實斯世之  
不幸也已記昔辛丑之秋往拜先生先生款余畱止  
時夜江月初上庭樹蒼涼先生拓窓朗吟引壺相酬  
語及時事則宗社之患士林之禍如在目下而憂  
憤慷慨風力甚勁至今思之灑灑如在耳耳自此數  
十年來滄桑百變世道已如許矣其孰有憂世道如  
先生也老先生謂朱子後孔子也至朱子而義理大  
明學者於此曲闡旁通則幾乎無憾矣先生每誦斯  
言晚年工夫專在此書不憚朱子之道爲世敗破而



尋常言行必欲究竟於朱子法門是知先生之所以  
爲君子者在此而其見嫉於小人者亦以此夫嗚呼  
居官清慎在家友睦在先生猶爲疏節而最是光明  
正大之言議疏暢洞達之襟懷磊磊落落之氣岸已  
矣今世何處復覩惟小子自淪落湖右貧病苟活  
踵門起居屢年間闕而喪禍憂纏撥几之前終負二  
慟悠悠者恨此生難忘來薦河酌慟甚一哭今日之  
慟先爲世道慟而後吾私慟之不知尊靈儻亦有知  
於斯否嗚呼哀哉尚饗

祭奉朝賀金公有慶文

世衰氣漓降材污賤陰柔回邪譴誥其行陽剛精白  
抑抑其罕公質雅淨公志直方公言侃侃公氣昂昂  
匪柔伊剛對陰則陽曾歌鹿鳴高蹈槐黃士類咸推  
執耳上庠太歲浞灘請廟 神皇衿紳聳聽大義炳  
朗釋褐登臺風裁颯爽祥符有事恐 君心侈立殿  
上爭言議纒纒內敷鸞坡外鎮龍塞入長諫議出按  
海藩時有誣獄密網彌天公罹非辜竟亦西編旋又  
南遷浪迹幾年朝著更化舊臣 召還進冠司憲更  
亞東銓始若可爲討逆心專 天心莫孚時議難平  
進取無心夢寐故山陰陽貿換事大翻瀾宵人所忌



肅廟處分敢欲塗抹公憤膽裂子光餘焰忍見今日  
會同修史余豈終默尺疏朝上孤舟夕謫鯨波黏天  
瘴雨埋陸田壇及汝萬死駭魄遙聞寇勑締結君  
側迹阻赴難淚血添臆歸入脩門若經桑碧建中  
調停憂切宗國忠途是混君誣莫白如今此義由  
我少暴雖滅萬萬敢自愛惜公自草疏從頭劈劃屢  
數百言片片忠赤辭理剴切庶我監燭終歸一燼奈  
天漠漠携持舊藁哭歸邱壑誓心自靖誰我同蹟前  
臺大疏上相抨斥朝議欲究雷怒益懾公歎慨然曰  
係興衰臣雖螻廢敢忘君違憂之慮之其言嚴正

朝臣變色聞者縮頸年至告休章凡幾上終副至願  
進訣明主身雖致歸念結君父豈無一言畢效  
愚衷焚章舊義更干聖聽優老恩褒咲不有終頃  
在戊午公季七十嚴君棄孤甲子一匝公初穉弱未  
泮喪禮追慕痛苦老去靡懈遂自喪餘克伸心制廬  
居墓側晨昏哭拜雖非禮正加一等地言論所係非  
事功比一言正直實補世教大書屢書孰與公較門  
內之行本於孝友觀於大者餘皆可究通籍半世在  
朝日鮮非嶺卽海大半置散閒中事業專向此事晚  
季工夫惟在語類是程是課欲盡巨細謂朱子書莫



非義理其所涵負莫過於是不以余愚對輒講義念  
余童騃拜以戚誼自居溪上晚益交摯曩我一至訪  
公廬側相對靜話山雨竟夕段段瑣錄爲出我示認  
公言行庶幾可識公云邵子獲我之先公寶鄭重我  
曷副焉七月四日康節是諱臨沒有詩樂天之意公  
於未復手寫傻面意想攸慕精神可見旌娶具治公  
將窀穸余病在阿竟孤臨哭齋數行文替哭告訣情  
不盡說有淚潑潑嗚呼慟哉嗚呼慟哉

祭弟婦淑夫人呂氏文

維 崇禎甲申後再庚午八月淑夫人呂氏没于長

興坊第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通津 山之新  
兆夫兄坡平尹鳳九具數行文哭送于子心緯使之  
讀于筵几之前曰嗚呼夫人爲我弟婦四十七年事  
我先府君者十五季而事我慈氏則又十九年加矣  
我弟兄居同室常左右膝下而夫人與我朴令人亦  
同周旋晚雖異宮昕夕歡侍如一日我家貧甚甘旨  
之供恆匱絕中間喪禍荐毒震剝憂苦之極送終享  
祭之節百般窘艱外而我弟兄內而夫人與朴令人  
短長消詳與同勞焦雖嫂叔之踈間而其於悲歡甘  
苦之際情志之勤篤無異同氣况夫人生長華閩縫



紉調饗之法見聞既廣百種供奉多任夫人手夫人且能誠意以將親意甚安之至於秉順之性夫子克和慈溫之心僕衆亦懷斯豈非婦人之懿耶昔余喪朴令人夫人憐我窮鰥伶俜每念充蔽或缺及隨我弟之爲郡則輒以時節泉綿送資昨歲仲春我弟北補將赴病不來我我造畿南一宿相別以我迹逋不得近京夫人時持病與申氏妹委來見之此皆夫人亦視我如同氣也嗚呼此行歲纔一匝有半而永作死生之訣豈知人事今遽至此也悲哉悲哉我同堂兄弟八人異姓之聚十有一人吾家祚薄兄弟無甚

貴顯初不可以大福祿比擬惟夫人躋享下壽依夫子之貴身蒙 恩誥婚嫁畢而手撫筭暇至受尊於姑之禮其以福綏之者不但同堂諸嫂無與爲比雖通世之婦女加於夫人者亦豈多乎哉此庶可以慰百服哭死之悲也只是外內諸黨長老婦女惟夫人一人在今又亾逝舊庭故事其有記起不得者於何訪焉慈氏影響若益邈矣撫古愴今我心亦安得不悲也顧此衰病窮礪勢又不佞無以一致身於筵几前以洩一慟含哀一觴亦不親執靈其鑑我百哀歎茲崇斟嗚呼哀哉尚饗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六目錄

祭文

祭南塘韓公 元震 文

祭內舅同知李公文

祭外舅梅窩成公文

祭廣興倉守權公敬仲 定性 文

祭參議韓公季明 格震 文

祭尤菴宋先生遷葬文

祭從孫元厚文

祭李判書子三 台重 文



祭舍妹申參議夫人文

祭宋士能能相文

祭太學士圃巖堂兄鳳朝文

祭金汝四宗溟文

祭從孫處厚文

祭直菴申贊善明允曝文

哀辭

同知申公聖夏哀辭

宋仲河海源哀辭

李瑞九夏龜哀辭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南塘韓公元震文

維 崇禎甲申後百八年辛未四月十八日乙酉近  
故南塘韓公之柩將就窆窆前一日甲申友人屏溪  
尹鳳九以隻雞醢酒操數行文哭訣于靈几前曰嗚  
呼哀哉皇天降割我斯文兄今已作千古耶兄之亾  
矣係今日氣數我之驚號而慟哭者豈止為私好耶  
嗚呼今日何處復覩其動也泉活而潑潑其靜也山  
峙而嶷嶷居家生死事之以禮處鄉等位隨而皆得



屏溪集卷之四十六  
確乎有不可屈之志者見理之明也浩乎有不可窮  
之辯者所識之博也才富經濟之具而固不自多學  
貫天人之妙而猶不自足斂之方寸愈細愈密則雖  
人所不知己不覩聞而靡不致謹宇宙間事看作己  
分則雖山川險夷錢穀甲兵而莫不裁度一出而登  
文陛鋪張皇王大略浩然而歸故山康濟自家七尺  
架上之圖書滿眼幾我玩樂門前之海天濤闊恢我  
襟臆心性之說人見抵牾則每以爲義理難明無怪  
其知之者少此兄自信之篤也文字之故詆辱紛紜  
則亦以爲淵源所在惟我盡分而已此兄無辨之義

也既稟才之超絕又吾願之天遂求先輩而罕覲誠  
一代之真儒嗚呼鸞鶴麝麝謂兄暨余自少交遊四  
十年餘識同心契自傾蓋初兄自海滄我自漢都同  
趨樞衣寒水門下余晚卜築玉屏之左南距仙鄉直  
乎一舍若我未之就兄必兄爲之來我相對欣與講  
討又或書以究竟至於天地所以生成鬼神所以消  
長暨夫一原異體命性之別本然氣質二心之辨或  
古經禮之難疑或事是非之賢亂外而古今治亂興  
亾之所以然君子小人進退之所係關顧鈍愚窺其  
一二皆高明賴以開發或終未契大體則一小小異



屏溪集卷之四十六  
同不害講學一麻一蓬我資其直昔兄謂余若使吾輩舉斯世而昇者儻庶幾乎措世雖高手之足了曷余魯之與聞曰諭之如蚺蝮寔不假乎吾言固知兄前言之戲爾亦知兄自量之甚審胡既有此邃學終布展之不暫抑天之不欲平治我東耶奈使民之無祿而賢者自古而然顧何恨而何憾然前脩之造詣托文字而傳示惟兄一生所著述莫非說義而說理雖不見知於當世亦足指南於迷道此其儒者之事功孰謂無補於世教念相向而哭歸奄同門之盡故吾兩人白首之猶存期墜緒之共尋兄又棄我而先

逝益道孤之傷心師門之遺藁盈篋幾往復而校讎今無叩而與商撫殘書而幽憂嗟錫原之隻影望塞月而叫血揆當日之孔懷胡不待其一訣南塘之海水淼瀾觀海之堂宇靚儼而平生之所居又胡爲而不念玉屏之溪石門之潭我所居而兄所樂期春和而一來况前臘之畱約時澗綠之方漲而巖花之全落何之子之不來願一見而不得吁嗟乎吾道之窮我無樂乎此世我之昏而有過誰規音之惠也我之愚而有得誰從告而議也噫世道之憂危其誰與而諭之痛斯文之敗弊其誰與而救之嗚呼數行之文



不足以盡我懷一醴之酒不足以瀉我哀精爽攸存  
不間幽明兄其有知庶鑑我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內舅同知李公文

嗚呼丁卯之夏鳳九西遊妙香及乎南歸逋蹤齟齬  
不佞入京舅氏之年已踰大耋不忍虛過一宵就侍  
白髮韶顏依然舊觀心歡然喜也翌日告還舅氏曰  
近我搯手悽語謂非別離時老人情弱無怪也後四  
季而不復承警咳竟成千古別慟矣其心自知之夫  
壽躋八十七增秩至中大夫古所謂達尊而神旺氣  
健較其精力強壯者或殿于姓之所冀望豈止此也

不幸大胤二男次第夭折從而自毀如蛾撲燈光景  
愕錯有不忍堪舅氏之喪又在其半年之後雖曰大  
限有數慘禍之酷又若相促迫者然人情亦豈無所  
憾哉嗚呼外氏厚善之風至我舅氏則溫淳之懿自  
孝悌而親親以至泛衆莫不愛好積德之報乃反窘  
隘以終家世文學而舅氏之聰明才藝文詞贍暢衆  
體全備可謂拔萃而半世矻矻竟阻大闡白首低徊  
僅止郎署命畸之故耶門衰之故耶福善無徵鬼神  
之理不可諶也有才莫施世道之隘亦可傷也嗚呼  
鳳九自離慈氏之抱出就外氏我舅氏實傳我矣經



史子書暨科程文字皆受其勤煦及乎老大猥隨鉛  
槧山寺郊社追遊攻苦畢竟同占蓮榻又能知經術  
之可學而周旋師友粗窺一半分糟粕者莫非舅氏  
抽啓之力也親則舅甥誼實師生其爲賜何可旣也  
世晚歸山我稼我採舅氏亦挈眷於錢塘之北矣莽  
蒼從遊甚有歸棲之樂而同奉我慈氏板輿時入溪  
山靜地折花煮餠相與娛喜世間樂事寧有踰此舅  
氏祿仕西上不返鳳九又不孝罪積奄失慈氏自此  
風飄雨散幾二十年顧此蜚影窮阿雖不能有懷輒  
往時或進奉閒儀悅覩慈氏顏範時或遙擊翰札若

得慈氏手澤老境依仰百歲爲期嗚呼人事今遽至  
此矣仰俯穹壤我將誰恃日月苒苒墓草已宿半千  
道途衰病莫致繞墳一慟望斷伸哀茲具薄奠緘辭  
以寄遙望慟哭腸裂心摧伏惟尊靈鑑此哀臆尚饗

祭外舅悔窩成公

德龍文

維 崇禎甲申後百九年歲次壬申二月癸巳朔二  
十三日乙卯近故悔窩成公之柩將出垣外甥坡平  
尹鳳九謹具數行文一卮酒哭訣于柩前曰嗚呼曩  
我遯迹築屏溪上土友往往說悔窩文無營無求所  
好惟學時文爲累翻然今覺發豫章汗故以悔額暨



我相見犁然如得謂我平日從遊師友於古人學見  
聞或富有得必示有疑必叩忘季托契一金一蘭終  
憐老鰥處我門闕昔李文定妻復以子古道再見不  
使專美公因友德我慙玉潤惟誼惟情益勤益懇公  
病伏暑不堪湫隘每當朱夏同我澗屋荷花冉冉槐  
風灑灑相對偃仰終日書史畫紙答問喚視爲聽講  
理之餘閒洽時情公曰此事暮年至樂他日山中故  
事堪作大耋 恩誥祖孫家傳黃耇無疆期以百年  
一疾浸浸寓我東阿絕筆示我心畫不差後承孤惇  
托我依保淚眼相訣奄作千古我今耆病貧且勢拘

身後百樣多違公笙公必自諒我益悲覩昔我來公  
含笑相看窮日分夜款款歡顏今我哭公惟淚汎瀾  
誰與我笑誰與我歡幽明雖隔靈照無間顧我淡衷  
歆我雞奠嗚呼哀哉尚饗

祭廣興倉守權公敬仲之性文

近故倉守權兄敬仲甫諱日再匝友人坡平尹鳳九  
以 崇禎甲申後百單十季癸酉仲夏之二十六日  
辛巳謹綴九十二言拜送于筵几倩執事人讀告之  
曰嗚呼余昔弱冠贊拜先生公時老大隅坐兢兢余  
事先生以事父事兄余相視亦弟畜以實如尤老滄



洲金公又似先師有敘九翁周旋鉛槧左右函丈兄  
時小築梧江之上余叩篋日居悅樂齋三席講掇遊  
詠間時文酒相從一棹扁舟二先生時亦此樂不治  
任哭歸仍作星離漠漠湖峽雲樹寄思文字之役不  
我魯鄙與同門彥分靠狀誌事大詞拙我自兢慙及  
赴謚筵轉遊楓岳余與南塘且暨鳳巖兄又爲郡日  
浦之南共登仙亭皓老其四佛海金剛萬尖奇瑰九  
淵三鉢鶴巢榆寺同躋共攀行吟坐禪半世遊從此  
最得意回頭十載衰淚旋撫二友先亾兄又長逝朋  
情愴惜固不暇道師門後事尚多未了遺花草校迄

畱巾箱銘不登石誰與相商獨我未死神識耄荒斯  
文百責恐終墜棄幸賴賢胤典型在此方懋舊學可  
付大事唉兄德容滿目森森法門遺規操履端嚴長  
厚醇醇何處復得寢門一哭祥期回薄撫柩臨壙已  
多辜負筵几將掇終未一就病伏空山我懷糾繆紆  
哀數行聊具雞酒遙倩執事哭告靈座攀緘再拜老  
淚如瀉英靈不昧儻其監我嗚呼哀哉尚饗

祭參議韓公季明

啓震

文

維 崇禎甲申後百十年癸酉十月初三日甲申近  
故戶曹參議退修韓公之柩將就窆窆友人屏溪尹



鳳九病伏窳山謹具隻雞單醢緘數行文遣從子心  
泳哭訣于柩前曰嗚呼昔公弟昆早事江門問學工  
淡行誼亦敦邇遠共推華譽四馳歲庚寅春來遊漢  
師我始往省八角山前傾蓋相輸寔友之賢義理源  
頭靡奧靡穿伊仲學博猶爲兄難文章浩浩倚馬千  
言科名大闡如摘髭易從古時難奈世道燬憂時慨  
世幾年浪迹間值變化出膺言責囊封萬言終又沮  
斥我守我義吾道無媿計切專養出宰山水板輿娛  
志泛波輕艤歸來我湖依舊經史一墳一簨天倫知  
已平生一樂誼兼師友怡怡且德皓白其首仲以文

字誣說甚煩公乃駭歎特詳辨論曰我非私實關斯  
文頃補白山幾勞看雲一別死生千古哀冤及公南  
還我去握慟公泣且言惟子知仲從今後事子焉是  
託中心不怠其曷敢射今春之暮公來謂我蟄屏新  
命不可不謝久非吾意歸不秋淡不聞病報遽傳凶  
音夢耶非真寢哭錯愕歲纔二匝仲季淪沒仁德之  
報何乃太錯嗚呼公乎高才淳質學明理透溯往難  
匹終阻 講筵士友稱屈文詞瞻敏可需華國藝苑  
一步仕路以局公議攸存世共嗟惜公無絲毫有介  
乎斯蓋公於世知無可爲凡百世念一切斷置取舍



去就何足爲累所樂有在庶了餘生惟此勉致以期  
歿寧念公於我年則等輩謂仲氏友以我兄待自公  
移卜較舊差邇自謂於暘一月一進又謂於溪時節  
一訪不以無復嫌於自往源源其會會輒疊疊理義  
是講又或憂慨外無一言謾及庸瑣自暘翁沒而我  
俛俛賴公無恙瀉心短長今焉已矣萬事俱傷聞公  
入地我病在牀替哭臨壙醴酒和淚精靈有知儻能  
鑑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尤菴宋先生遷葬文

維 崇禎甲申後百十四年丁丑尤菴宋先生之葬

甲子一周有一年始萬義之壙有不利徵子弟門人  
已議更遷惟宅兆久不食吉貌孤來孫煥世議其諸  
父詢于士林纔定地於清州之青川將以今十月二  
十四日癸未克襄焉即先生平日講道之華陽十里  
而近遺戒所成之 皇祠又在一洞嶽色松翠隱約  
相望真所謂樂哉斯邱也豈亦有待而然歟癸未之  
前二日辛巳後學坡平尹鳳九敬齋茶果之奠數行  
之文再拜柩前而哭之曰嗚呼聖作物觀運膺五百  
學而後臣大人同德集羣儒成我師是言吾東間氣  
後賢亦云允矣先生後宋一人心法之密惕若臨履



厚澤集卷之四十一  
自任之重天下大義全體大用孔門遺規受先王  
托明淑是期法黨與治其禍慘毒人耶天耶氣數之  
迫人不足尤天亦何憾道大莫容賢聖同轍雖屯一  
時必亨于後血氣尊親庶無薄厚文章載道小大可  
說玲瓏穿透發前未發惟理氣說從古紛然或有後  
先或無後先或有動靜或無動靜先生晰告一言以  
正從理從氣從源從流後先動靜有無有由曰心與  
性心氣性理不離不雜如器盛水雖混若一其實則  
二性即理爾理同性異其異何也氣異之故五氣成  
物理各皆具惟人五常虛靈所賦其在偏塞名實相

舛甘雖屬土蜜豈性信此其本然非氣質性兼氣質  
言有善惡并性乘心發發初爲情隨氣清濁善惡斯  
萌此善彼惡知由靈明緣情計較意以爲名爲去之  
實始謂意誠悠悠汎汎最爲心病要其用正宜莫如  
敬未發爲中狀性之德猶難名善矧可言惡氣在此  
時亦自澄澄措此敷施治平示掌至論外攘必先內  
修內修何先萬化源頭淡闡密贊鬼神莫料聖  
筮臣謨宮宣羽調浮海千艘腹心先搗飛檄中原聳  
動忠義旋驅大軍斬關西殪一酋旣斃眼無所忌况  
我辭直操八九勢天或不祚我無所媿伊我所秉惟



屏海集 卷之四十一  
義而已成敗利鈍亦不足計延昌舊域移民實邊退  
守我疆絕約閉關雖未大伸掃清中州猶能自靖我  
爲東周 蒼梧叫血遂返初服事雖差謬義炳日月  
嗟余小子自在趨庭至登江門講服先生若山若斗  
是程是式願學誠切非不私淑宮牆既高美富曷窺  
百餘年來世道幾污邪正既質異言僉喧白首空山  
獨抱遺文憂道日喪幾多永歎諸孫以托謹述幽誌  
事係先生不敢言己德盛詞拙執筆多慙今茲舊和  
九地重出山嶽氣象若可親覲聲光僂僂終復冥漠  
長號一慟雲鬢水咽生則人齟歿而水齧此昔先生

哭松翁語今焉先生若親自諭先生大德胡天不庇  
禍生未已又厄于隧從茲吉遷萬世永利先生有知  
儻歆洞醜嗚呼哀哉

祭從孫元厚文

甲戌

年月日干支叔祖久翁具餅果之奠大訣於從孫元  
厚之靈几以數行文讀而哭之曰嗚呼汝元厚自汝  
之亾汝爺賜己寸斷氣若旒綴無以振作營葬緯兒  
係官靡盬不遑莅私踰月之期奄過半歲人之死也  
既斂既棺而僂埋者如生長老死之其理常也嗟  
汝之生纔長而折己理之舛死而又不克葬豈非汝



命之畸生死一也耶嗚呼汝之玄木閱屢月不入地則其悲且悶殆乎忘其死之慟而及今窀穸有期明將啓壙則形影永闕萬事已已矣長號痛惜真無窮也嗚呼汝家險釁汝爺早失怙恃育鞠於我纔成室家汝又失乳而我終劬養視汝父子無異我生汝之依恃亦同所體自始識字以至成詞章又能有志節行慕乎前脩知聞漸廣則從善之心益切不苟爲鄉人而止雖吾之精力所及而莫非汝意尚不草草也尋向上去將作何等人庶幾汝之終有成也淡自奇幸期與者遠胡不及當立之年而鬼奪之速也况近

緯兒從宦震孫未省筆硯之役全靠在汝士友之羣居者汝皆主而周旋之今汝之亾無人於側豈獨汝之秀而不實爲可痛惜顧余窮命無所扶將亦自悼也去年之冬汝爲我歷觀壽葬之地而頃我與汝爺卜汝葬於其近本期汝之哭我襄我而我反營汝之葬何其反常如是也使汝之一塊肉不失於前而典刑猶在則哭汝者豈無所慰而今同雪鴻之無迹二十八歲何爲而來何爲而去也今日所冀惟汝爺之支持而其冤號不欲生猶一日長逝者魂必不能瞑其能托於魂夢譬以西河之誠無傷其生則誠幽明



之幸勒路既遠病老無計臨壙獨使汝爺扶櫬孤去  
目下景光傷怛尤不忍言舉觴一慟衰淚淫淫嗚呼  
哀哉汝其歆之

祭李判書子三 台重 文

維 崇禎甲申後再戊寅十月十三日即近故戶曹  
判書三山李公之再期也前一日乙丑友人坡平尹  
鳳九操文哭于靈几之前曰嗚呼凡世之爲朝紳所  
矜式爲士林所倚重者終能建立大業而不失令名  
其必志氣才識本末全備可以議此若有志而氣之  
則志雖大不可以做爲有才而識淺則其爲才無過

於斗筲或有氣有識而又志迂而才踈則氣爲閒氣  
而識無所施矣余得遊於士友間者踰六十載而閱  
歷當世學士大夫亦殆無遺其特志雋氣全才高識  
孰如公哉上匡下濟以措一代之治者非公之志耶  
惟義是從不爲禍福之計者非公之氣耶內外盤錯  
隨宜無難者非公之才耶貫徹古今理事融會者非  
公之識耶使公值板蕩之時則梧白之事功可做也  
當危難之際則清桐之氣節可樹也或垂紳端笏置  
廊廟上則正直嚴威聳動百僚者必無媿於老峯公  
也又或士禍滔天儒賢網打則正色危言拚死救止



者豈專美於文翼公也惟其家世士類早遊芝村之門實聞士論是非之源陰陽淑慝之辨覩之已明而淑慝之分變爲忠逆是非之關漸成混淆則公之通籍已當此際出處大節不欲全昧於消長之機自翰院玉署以至下大夫之列屢致譴督一不應命若其志器才識終不得一施於當世此豈不爲公朝之所大惜士友之所慟恨哉嗚呼天旣生公以偉特之材而不並假以大來之時旣負公以朝紳士林之望而不遂畀以協輔彌綸之權始其生若有爲者而終其闕之全一不肯顧何也信乎天之不可恃而神之

不可諶者果若是耶及乎後來主知益勤途種稍除而西藩歸來進長度支則平日憂愛之志實無果忘之義袖中件錄莫非君德之失時政之謬而大關世道者皆所難言必欲冒死一陳以決去就昇疾西上不及肅命竟臯京邸吁嗟公乎哀哉哀哉自忠逆相混士類之秉守舊義始終不渝者惟公一二入矣公之此行實有義在聞公臨續譴譴者此願忠之志耿耿齋歸而不知者將與逶迤名利者滔滔一視惟今之世知公者誰余所以痛惜於公者尤不勝其悵悵也吁嗟公兮慟哉慟哉余初見公於芝村隅



屏溪集 卷之四十六  
席公時纔弱冠言論氣槩卓犖俊偉已知非第一等讓與別人者也及至惠好之歸同入於海則平日慕好之心甚有遊從之樂披襟相對無言不盡公謂景平與我所操雖同平則兩相棄棄更無難者吾則有不忍棄亦不我棄我所以爲難公蓋有時無不可爲之意此其何等力量而前日之黑島白山不能挫其氣也天若假公數月之命吾不知公所當着者只止於白山黑島而其必有大可觀者公之幸不幸誠不足論而或能一半箇見施在國家非小幸也惟所欲陳者終不得一遂而公遽歿焉豈非斯世之一大不

幸耶或謂公袖錄之不出爲公幸也非不幸也此不然公以禍福榮辱已判於度外韓子所謂雖由此滅死萬萬無恨者公之志也豈肯以禍隨言至爲不幸也耶或謂旣欲捨死生言之曾何無一言至臨死而欲言不得耶此則時也身處而言出君子謂非義也適當兆可以一出出則以言先之非義也耶公之出與處與言與不言俱有義焉士類之自謂知公而其真知公之所存者亦幾希吁嗟公乎慟矣慟矣莅官清慎衰世所貴而在公不過踈節然其亦與世之以清爲名而没人情者大不同公則律已清苦殆過冰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業至於貧賤窮知酌其無害於義者周徧普施無所  
吝焉如淑慝忠逆之論直截無饒聽之凜然若其刑  
政之議則誠慎審恤之意亦流行於其間於此數事  
亦可見公之爲仁厚君子也吁嗟今日何處更得往  
在丙子之秋公將有西行來我一宿國家世道之憂  
虞無所不言而扳聯之約亦在此時公生於我十年  
差池推以常理公必後死身後之責初來之教惟公  
是恃誰謂半夜疊疊僂作千古之訣茫茫人世此恨  
何已嗚呼當日之相對憂虞者日甚一日人心之悶  
迫如焚如割不知公寧欲無聰之心以今大寐無覺

以爲快耶抑靈明有知而憂之如前則有不得瞑其  
目耶慟矣慟矣勒路迎哭歲月亦再周也欲治文字  
一慟紆哀日夕謀心衰病不振今以數行之文一甌  
之茶痛哭筵前淚徹九地儻公有知鑑我衷曲嗚呼  
哀哉

祭舍妹申參議夫人文

維 崇禎甲申後再己卯劫六之十四日壬辰舍妹  
申氏婦沒踰二朔九月十八日葬于廣州困巖西丁  
坐之原初六日將啓壙是月朔日戊申四兄爲具殷  
奠奠于柩前讀數行文一慟告訣曰嗚呼痛哉我妹



其已亾耶今已亾矣何遽亾也嗚呼我妹慟矣慟矣非不老矣下壽之老非篤老也非無疾矣婦人例疾非貞疾也步履之輕弟兄三鄰昕夕相從精力之康兒孫襪線不釋手分以此筋力精神期頤之遐猶或可冀逾耆及耄吾家世壽謂尋常事向者閏月之初妹有小寒熱仍中日而作此南來土崇寧一毫死生慮也及十四日聞自晨朝寒作即往省之坐俟熱止則安不謂一寒一熱以竟永日而氣隨熱退醫不及試頃刻遲遲已聞臯矣此何爲也此何爲也前一月金氏女天坳余手訃書走至妹相對一慟余謂妹老

矣毋傷生也曰雖婦人之齷粗曉此理兄勿念也吾知妹之不傷於此則豈妹之亾由於此也非癯老也既康寧也又無傷於哀也今日至此其孰使之然也人耶神耶天之定命有不可以逃之耶慟矣慟矣嗚呼吾妹女士也胚胎前光氣類有自心公無私溫仁和慎之德類乎吾慈氏孝靖貞淑之操類吾祖母謹順友睦之行類吾外祖母至於我叔母金夫人聰明穎慧通書史識義理吾兄弟皆同室鞠育而義方之教妹善服習己自抱哺之時資性既美觀感於二母者又如此則其德行之懿理必自然親愛之中與吾



亾令人從妹李氏婦最相得數相聚於吾第或余竊聽於情言爛語媿媿者皆古今人嘉言善行或慨然於衰世之淪薄而絕無一言及於時樣之爭妍奩粧之尚侈是豈俗婦人所可擬哉吾兄弟五丈夫惟妹一婦人而又居其末父母之所鍾愛兄弟之所淡友妹一以敬恭事之愉色婉容晨昏歡嬉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一樂者正吾家城西故事也及其于歸夫黨咸宜之婦人悅私親無大於此而余與夫子亦幸有從遊樂矣嗚呼戊秋禍變天地崩坼相對則涕淚相離則憂愁膝下逢別無一日歡意文城迎覲要慰天

只之戀思數月專城團侍慈顏世禍彌天士類遠遊兩家皆淪落圻湖矣余曾卜居屏溪之上章弟與二從兄惠好同歸一壑成鄰溪山不寂寞矣妹亦往來省親時奉板輿潭瀑之濱瓶盒相隨室家同遊妹謂樂哉此事今日憂患之世孰更有此丙辰喪禍之初妹聞病患之報雇馬疾馳計車途聞及入寢門素帷已聞相持號擗穹壤茫茫朴令人繼先妣三朔而亾閨閣舊迹萬事皆陳妹對余語此未嘗不悽然也雖義合之情其相愛好無異天倫然也頃年章弟撤還溪上妹因夫子本有湖計其必捲室來此者以吾二



人在也實爲暮年白首朝夕澁樂也孤露相會悲喜千種春良秋吉夏涼冬煖聯武交袂下上過從我居半中且以我最老無時不會而其會也多在於我告飯至則必連牀饌或可口雖小必相傳不待盛饌時物如單甜瓜置之座招少輩男女分坐吾輩先之與而啖之至及兒穉此門內極瑣細而亦至樂也往春余與章弟携少輩步上家後山望遠野春色迤下妹所居後麓妹亦與諸少婦女步迎於園後亦非老人之樂事耶念在丙子心緯薦春享於先考妣廟祭畢設筵中堂行餽禮長少內外分堂敘坐妹與子孫男

女以序同坐進餘酒餘饌以讌半日考廟時享曾幾行之是日誠一初盛事間數四年而頤厚賢婦亾今又人事至此他日此筵愴悵其將如何嗚呼丁丑夏首余哭先妣忌於金溪縣衙妹亦自臨陂衙來會金溪隨我同還過黃湖余以爲八卦亭兩湖勝地而多先賢遺蹟婦人亦可一登覽遂與之同臨妹遠眺而喜曰百里曠野大江屈曲中流壯哉婦女平生一快事也至渡江下沙步妹曰俄者風波不可行與吾兄同舟吾無畏矣妹之平日恃我蓋如此妹今先我亾長逝者有知亦必曰兄在矣我後事何憾今不能然



我本昧於木疵終至改板不但事非常例其不安於  
斂體甚矣妹既恃我淡我則孤負妹者若此慟矣復  
何言嗚呼向來哀樂多端而當其娛樂與妹同樂則  
樂益樂矣當其哀疚與妹相見則哀或慰之自妹之  
亾雖有可以樂之誰與之同樂樂亦悲矣前月先諱  
之望哭惟余與章在而妹則無焉舊慟新悲哀益哀  
矣從今以往小而兩家憂喜大而國家有喜報世道  
有憂患前日共與憂喜者今誰與共之事事皆悲無  
處爲樂玉屏之溪石門之潭妹所遊也久菴梧軒妹  
所息也槐壇小池妹所臨也昔者玩心之地今爲泣

目之所而啄黍之雞迎霜之蟹柿紅栗赤皆鄉園之  
趣味觸物興思或至悒悒廢食初以好意來胡先我  
逝使我疚傷若此慟矣慟矣居此本無久計東還固  
早晚事耳今竟以柩歸使夫子與哀姪挈孤去喪  
婦與兒孫號哭先行似此光景行路莫不涕洟况我  
衰腸病思其何以爲懷惟涕淚淫淫不自止之情至  
之慟語而無文不拘體格只叙悲疚之意而已庶幾  
吾妹靈神有知尚能鑑我之衷歆我之醴否慟矣慟  
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士能能相文



近故徵士雲坪宋君士能之喪光陰二匝歲庚辰四月乙亥朔某日干支屏溪老人尹鳳九具數行文并茶雞送門人恩津宋龜相替告于靈筵曰嗚呼剛毅之資明通之識拔羣之步察倫之學不惟衰世罕觀實爲吾黨之老成若是者在他人猶難况君承老先生家學淵源之重發軔妙歲以人百己一之才用人十己千之工揜而彌章弓旌屢至而貢趾自修退而講于闕里之宅屹然爲齊魯士友之宗主君之生蓋爲老先生之家之道而世運之平陂若將待君而定士趣之邪正若將待君而決是則君之脩短存歿有

非一人一身所關者天既有意生之厚以養之而終不欲卒其惠者抑獨何哉嗚呼昔余逢君於弱冠之時已有後生之畏講論期勉骨肉相視三十年如一日始余以一飯之先強顏於少長之禮而君既奔逸超乘邁往獨進余懷故步蹙蹙猶前於是乎以強輔恃君暘翁之逝吾道日孤世變層生而老氣無力君方少年彊學荷衛道之重於是乎以鉅蟹之助後死之責期君誰謂未及中身千里臯復使大耋衰淚淫淫乎寢門之位所望於今與後者徒費閒商量而止嗚呼暘翁而有知幾發喪予之慟余之所悲奚有異



於暘翁哉况今老先生之道為時幘幘而至其嚴密  
之至博約之功真知者豈竊議者眾舉一世浮慕無  
實其勢將至邪詖肆行詭異橫流斯道所存破敗無  
餘君乃儻然長往使余重抱憂恫獨立無與環顧斯  
世孰知此悲嗚呼雲山阻隔衰病支離既失撫棺之  
慟且負孤寡之恤人事絕矣友道薄矣俯仰疇昔我  
懷傷悒緘辭遠寄悲悃罄悉靈其不昧無吐茲酌尚  
饗

祭太學士圃巖堂兄鳳朝文

嗚呼我十一兄判敦寧府事太學士圃巖先生以

崇禎甲申後再辛巳四月一日觀化于漢師之倉洞  
寓第訃至屏溪從弟鳳九與子姪孫內外設位痛哭  
老病迹拘不得走伏柩前長號一慟後遇月朔只依  
禮會哭及聞禮窆有期將鞞向坡山鳳九亦無以臨  
壙哭訣前一月二十八日丁酉謹具數行文因心緯  
會下之行緘封再拜哭而授之使一讀靈几之下嗚  
呼痛哉吾從氏之亾也早歲科名位登崇秩職帶文  
衡壽逾八耄親愛之情雖無窮已人生期願本不過  
此則死生之際固何敢有所憾也然猶有大憾恨者  
嗚呼吾從氏姿性溫粹豈弟真君子人也聰明如神



敏妙超倫弱冠時數十卷書半日而閱盡領得一通  
可謂一十之才而凡於書必用百千之力早業四聖  
書如誦己言晚年專工尤在涪易下及濂洛而以朱  
子爲究竟法又能憲章於栗谷尤菴二先生蓋其精  
神緊透故看得文字愈淡愈明心法真純故玩索義  
理不尚新奇心自得師門路甚正心性義理之見實  
得朱子栗尤之真訣平生不以問學自居人不甚知  
叩其實則世之號大儒者亦莫之及焉其發爲文章  
根據義理裁之以作者規模勁精有法度粹雅有氣  
力若唐宋諸大家尚矣近故先輩除非谿澤農翁難

與并驅矣文章自有定價此非余私言人豈以出於  
昆弟而有或間之哉至於政事言議亦皆以學術爲  
本嘗曰當國做事者惟知急於功利治不及古必君  
子進而清議行於朝廷可以救衰世而壽國脉錢  
穀財貨亦不可不理而當以安民爲先節用於上利  
均於下可以爲國士論有國之重先明君子小人之  
分則自有邪正真偽之別於此劈破則是非可定是  
非定則取舍可知今日時議與此相反義理日晦世  
道日乖國其奈何每自慨然嗚呼此吾從氏所存之  
大略惟難遇者時也自少抹掇中羅世禍水陸奔馳



歲月幾多仍又世我兩棄林園澗壑優閒送老釋褐五十七年立朝仕宦計不滿數歲文章既不得爲華國之用政事又不試時措之宜至於言議之正大徒作屋下閒說而不能救時論之偏陂時耶命耶天旣生需世之具終莫之展其用何也此誠不能無憾焉也亦吾所以上爲公朝慟而下以哭吾私者也嗚呼吾兄長我三歲而自我生之初與吾兄同室而居互蒙鞠養於兩慈氏膝下寢則長衾食則聯牀兄則文學早成我則鈍根而殿釋而遊戲翰墨句讀蒙筮已多承藉長而習藝科程學步文苑實從下風而末乃

返而求之周旋師友粗有一斑之窺者亦皆賴吾兄抽啓之力也以情則無異同胞以義則真成先生所謂非友而師也蓋凡人之心於好惡是非自不免各自違齮而我於吾兄小大相得志同氣合我之所好所惡兄必心好惡之兄之曰是曰非我亦心是非之此世所稱知己也自古而難雖求之一世不可得者况我得之於同堂之親耶嗚呼今日何處復得念昔同在城闈弟不往則兄來不相見三日爲踈見之輒爲喜喜而傾倒或相留連而不去終日夜疊疊不止其非有所樂者能如此乎竹院之同棲花山之共榻



此少小謔浪時也其樂不足言而南至玉山紅流東入黃江拜寒水先生溯江流窮潭巖西去箕子故國登浮碧入香岳江山之秀瀏巖壁之瓌奇樓臺之壯麗皆聯袂遠遊而二樂之得共叙於嘯詠之間莫非玩賞之同樂惟是屏溪九曲弟所卜而爲終老之地也弟之冥棲時值辛壬之後吾從氏與伯氏善山公暨景平台姪相謂曰吾何後焉又何往焉惠好之行同棲一壑誅茅耕林之相經紀蒔花種竹之共商量暮鍾烟寺或講學而難疑夕陽苔磯或携酒而賦詩此雖吾輩憂時遠世之日而平生至樂最在於此自

茲之後或離或合而年來兩皆衰老又我勢阻西湖一覲亦出邂逅而其後兄病日甚一日夢裏眉顏耿耿難忘只冀神明之所扶庶幾更拜之有期今焉終以訃聞悲乎慟矣此何報也痛哭空山衰淚如雨二十年同居而樂後二十年相會之多或相別非久而合後十年別時多而會時少又其後則會之也四五年而一或八九年而一至今七年之久而終一會不成病加不得相候斂體不得躬視就木不得憑哭窀穸之日又不得一伸終天之訣何前之親切如一體而何後之相視如路人世間離合理固無常而人情



之痛苦豈有既乎嗚呼義理無窮雖有疑而誰與相  
講文成而誰與相評詩就而誰與相酬世道日棘虞  
危日甚又誰與憂之獨留人世觸事疚傷况念孝哀  
形單影孤獨自攀號死生悲怛俱不忍言向西天而  
一哭淚不能止言數百而寫懷悲不能盡惟是一盃  
香茶和血情斟靈其不昧庶幾歆止嗚呼痛哉尚饗

祭金汝四

宗溟文

崇禎甲申後再壬午五月十五日戊申安靜處士金  
君汝四之柩永窆于舊居安靜里之北麓外寅坐之  
原屏溪老人尹鳳九病在牀聞而悒悒爲具二豆之

奠數行之文痛哭告訣於壙前曰慟矣汝四頃君之  
亾與家兒爲位哭如洪克念之訃至與汝四而哭之  
慟也嗚呼克念之喪出千慮萬想之外未半歲汝四  
又棄我而逝此何運氣自我衰癯凡我云爲賴君輩  
之聰明博識助我之不逮者多以我有一飯之先雖  
處我三席之北我反視君輩益友也庶幾相將以畢  
餘生天胡奪之若是其遽莫非吾道之厄窮以至此  
也否者其孰使之而次第荐酷也昔朱子哭南軒之  
亾曰失右臂也非敢擬之我又失左右臂也然則今  
二子者實由我命奇而致之也我之長號慟冤尤曷



屏溪集卷之四十六  
可已也君歿之初因禮賻書略敘哀衷君已鑑知嗚呼君之世父我同門友情如親愛白首相好謂我有姪可許遊從看君脣顏秀朗動止雍容其志慕古賢聖其才超世凡倫事所後愛而敬接親黨睦而嫻己是子夏所稱必謂之學者而况君於此事如渴者之求飲一遵文公爲學程式專心勤篤至忘寢食門路得正最關初學理氣心性此其頭顱既透微精以及表粗本之四子究竟朱書立心端確制行清修外內交養一致兩塗不見則書講說最頻日月之際輒長長新若假之年以卒其就所詣何量已矣莫觀嗚呼

慟哉嗚呼惜哉衰世不淑善類之見忌於人從古何限惟天無私既生此美質不復盡其成而中途闕之何也未論小大氣數之至固知天之無奈乎福善之常理而慟惜之極終不能無憾於天也嗚呼慟哉嗚呼惜哉不見君已三四月客至開戶忽疑君之闖入也諸朋之剪燈交話依稀若君之在座也及皆非真則每悵失而掩涕也然是或日遠而日忘最於看書一義有得而無與告語有疑而無與討論此世此恨將無窮已只是退之所謂悲不幾時不悲無窮期者庶可塞吾之悲也耶嗚呼我之癡衰今年增劇恆病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在牀聞君病篤不得身往握訣含斂之日又不得哭  
菴必欲撫柩一慟於八地之前者只擬於鞞到上山  
之後而亦不免見沮於昨日乖風老人之事既不得  
自遂又何足責今始一來厚地已隔音容莫憑一聲  
長慟雲愁澗咽嗚呼哭君之地克念之悲輒一般在  
心此誠我之一視二君悼惜者同故也抑君有知並  
亦諒此心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孫處厚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三乙酉九月十四日丁亥從祖久  
菴翁聞從孫聖中今始啓壙明日將鞞向定山新卜

之原癘病旡旡無以撫柩哭訣茲具餅果香茶之奠  
使子心緯替哭於靈筵之前而送之曰嗚呼慟矣君  
之亾也氣完而固無夭促法其何遽亾也君一人之  
亾君之父母老而爲無子之人妻乃青孀而乳子失  
怙人之至情親愛父子夫婦二倫而君故不恤愍然  
而逝若相忘也君之兄亦二十八而亾以君之在也  
父母之養家事之重猶爲所托今君之亾七十老父  
母疾病服食其誰檢奉三歲孤兒保育教成無所依  
恃君之目想已不能自瞑而悲君之亾者亦念此而  
益不勝其掩涕也君之父纔免髫鬣來育於我仍而



孤露若冠而婚皆成於我及我冥棲又隨而鄰于今  
老白首六十年同居相依以生猶父子之親而情理  
僞真父子矣於君兄弟相視亦無異親祖孫今君之  
亾其慟惜悲哀當如何言而至見君之父白髮號哭  
如不欲生則我心慘隕反怨君之何故而生何故而  
亾而使其父作此不忍見之光景於我生之前也嗚  
呼慟哉死生命也奈何乎天三世之宗惟君之一塊  
肉而已死而有知君豈不思所以全保之道乎冥冥  
之中益加護養終至成立則君之亾不真亾也君其  
知之也否病且悲擾臨奠呼書情溢涕淫更何多言

君其領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直菴申贊善明允曝文

維 崇禎甲申後三丙戌五月日老友坡平尹鳳九  
纒聞直菴申明允之柩自海上勒到困村先壟以今  
二十一日己丑就窆窆余將酌汨羅之水招來歸不  
歸之魂臨壙長慟炎盛癘苦無望身致茲具茶脯果  
齋數行文前五日乙酉東望一哭付送奴星倩工祝  
奠而讀之曰嗚呼明允我與子兄弟之義者迨一甲  
子矣子之入吾門年未舞象己有志此學余則年倍  
於子周旋師友之久然才短學淺無可資於人而子



屏溪集卷之四十六  
謂余之或先有知也時至於家則必從遊我茅齋我  
或會子之東山讀書講學幾數十載我乃遠世冥棲  
窮壑則子亦散迹郊垆合席雖罕八紙討論月輒三  
數蓋子才敏而志篤學博而見深就將之速我反賴  
子而得之豈非朋友相觀而善工夫多者耶嗚呼子  
於淵源之地平生苦心九死而靡悔終焉朝奏夕貶  
炎海千里三年飲瘴生行死歸以時則不幸爲 聖  
世之累而以子則守死盡道豈復少憾春陵之柩初  
返嗚呼哀哉四字已有朱夫子舊例何煩有多少說  
惟是情同氣之無異義講學之既深不覺若干語脫

口而騰紙靈其鑑此而諒我之衷也最彼子子單孤  
同飲汝瘦之水殘疾新砭扶襯長號傳者爲之傷歎  
情愛之至幽明無隔依古人托夢寐警告之事其庶  
幾有冥護之道否靈其念之嗚呼悲哉尚饗

哀辭

同知申公

聖夏

哀辭

同知中樞府事困菴申公卒于竹西之別第時 崇  
禎後再丙辰八月三十日也粵四年己未夏季坡平  
尹鳳九病伏窮山追念疇曩不勝悼怛作哀辭一章  
以敘之曰嗚呼公平山人諱聖夏字成甫太師壯節



屏溪集卷之四十六  
公崇謙之後有左議政文僖公槩己卯名賢吏曹判  
書錦壬辰死事判尹礪寔公先祖高祖領議政諱景  
禎與子判書諱峻並策靖社勳考諱琬官領議政公  
生長於赫世鍾鼎之家淡泊如寒素子弟秉心平飭  
己恭動止徐緩言語簡詳天資雅正近道而及入南  
溪朴先生之門則聞見益博以禮律自勉焉鳳九猥  
荷公相知而家妹爲公子婦實知公事父母孝居憂  
以憾聞與弟友愛甚篤於故舊而族庶之仰庇公者  
多蓋內行純備衰世不易見也晚歲閉戶溪居與人  
絕往還惟以經史花竹自娛胤子居銓久公門逕蕭

然無雜客至者公平日雅飭規模如此爲詩不甚刻  
削而豐渾有韻格雖藝苑鴻匠亦或瞠然而後公則  
不自多也公行而無矜言而無華居官無一毫要譽  
意以此公之所存世無知者然公旣不欲求知則世  
人之知公與不知公于公何哉歷九官經四州郡年  
七十以子貴躋金貂襲封爵七十可謂稀壽二品亦  
崇秩而較公心德之蘊亦末矣惟三子長先公歿而  
秩亞卿餘皆仕仲以學行稱諸孫皆秀奇蘊德之報  
其在斯歟公之亾余纍然在疚未克一就哭之憑此  
以洩哀辭曰



挹平城之桓桓兮卓中興之勳績槐陰綠而滿庭兮  
屹門戶其輝赫繫公之好自修兮儘大家之佳子弟  
靜穆如處子兮外整暇而具內美及委禽於儒門兮  
詩禮將而自勵孝友繇其天性兮謹飭以而恭己世  
綺紈而不自居兮履貴勢如寒素爛詩藻其清越兮  
步瀛奎而嚮朔我自斲一世之笙鏞兮世咸擬鴻匠  
之華國嗟潦倒乎陰塗兮幾下邑之分竹命之畸而  
迹之困兮曾余記夫困菴彼困之徒爲困兮雖于身  
而不于心類君平之棄棄兮我自樂而自適困之山  
峨峨兮困之水瀼瀼杖屨於焉而逍遙兮意飄飄若

遺世返吾廬而閉吾戶兮何間於鄉里與闌闔已與  
世而息交兮靜有味而不我悔念藐余之後輩兮曰  
與汝而心好幾雲臺之寄思兮耿中心而余翹曩書  
余而問舍兮將欲築乎湖徼爰有此鳳谷之窈窕兮  
合高人之棲息公終歎素心之緯繡兮羌不禁余悵  
惜人生有時終兮奄萬事之已矣齊壽夭而歸幻兮  
悲莫悲兮後死樂吾困之一邱兮嘆墓草之幾宿公  
固厭世之局促兮儻快樂於屣脫山川漠漠兮脩夏  
雲月蒼蒼兮泱莽魂氣無所不之兮想彷彿而徜徉  
顧伽倻之數曲兮公欲一賞而欠債魂兮歸來些潭



綠靚淡而壁靈霽魂兮歸來些雲木上合而下清川  
嗚呼哀哉兮俯仰兮萬古茫然歌一闕而寫哀兮淚  
淋浪而遊泉

宋仲河

海源

哀辭

壬戌

我外兄判官宋公有四丈夫子名海源字仲河其第  
二也仲河年十七八始入京師余見其玉雪可念心  
喜之不能忘後乃一至再至焉則余又知其心如其  
貌潔淨溫雅其行廉而淳非俗之夸毗子矣蓋判官  
兄以睡翁公會孫於尤菴大先生為從孫也嘗受教  
於先生膝下其所教於子姓者固有方矣以仲河之

質美而幼而承賢父之教長而聞先生之風其德性  
之懿操履之正真有自來矣君自少病羸不能致力  
於此學而平日言行其得者多而不得者少亦不可  
以未學謂也最其孝悌之行謹篤懇至父母安之兄  
弟懷之黨鄉稱之至聞之於朝是豈止一事一節之  
稱述者比耶若移之於事君事長其必有可觀可法  
而至於子諒之心尤合使眾此皆有命存焉終莫之  
一試竟湮沒無稱寧不可惜也君少余一年而心相  
得相視以等輩每合則歡如別又惘惘至白首不易  
也去年秋余遊東南陬過儒城君居迂十里去時有



限疾馳從直路計待歸程枉宿於君還及中半聞以  
儒宮事已被 譴罰筵教至嚴誠有不可知者急於  
歸俟不敢道途逶迤而擬議者竟失之意耿耿彌月  
不釋而遽聞君訃矣君或不知此必望我嗚呼此世  
已矣何從告語病伏窳阿君沒而不得撫尸哭即遠  
而又莫之臨壙一慟恐遂爲幽明恨亟成哀辭一通  
寄貽賢孤一展之靈筵而冀君之鑑我悲衷云辭曰  
吾觀世人之驚虛矯兮時之秉蓋取於梲蠟吾悲仲  
河之以淳實終窳兮奈俗尚之不與合用吾拙而自  
修兮諒潔淨乎表裏惟孝悌爲百行源兮君獨於此

勤摯雖割股廬墓之或爲人兮夫孰若其自內美汨  
彼紛紛而皮相兮人莫知以爲貴伊湮沒其何傷兮  
羌全歸之自足知自大賢之膝下兮拱遺範而無作  
差少余一年兮情繆綢而至老余澗阿而淹留兮耿  
中心而東矯吁嗟乎君不可以復見兮撫宿契而永  
傷普文之山峨峨兮聞谷之水泱泱彷彿乎魂之遊  
此兮蛻塵氛而徜徉人之生而形氣分兮有形氣斯  
有死生窳達悲歡然至人之達觀兮亦不以此戚欣  
况君之懷淡泊兮今又忽其歸真洋洋乎白雲鄉兮  
笑醉生之紛紜彼死生與窳達兮復奚足以縈心聊



屏溪集卷之四十六  
緘辭而寫哀兮淚臨風而霑襟

李瑞九

夏龜

哀辭

甲子

嗚呼李友瑞九之亾今已三見秋而其亾之再期纔隔一月死而葬則死者已鬼矣喪而祥則喪之亦畢矣今以瑞九已鬼之而喪者幾畢將謂余四十年倫朋友情骨肉而寢門哭後其不得就靈几盡哀握諸孤一痛乎雖迹畸身病有不得遂真若日遠而日忘我固負瑞九乎瑞九固恨我乎嗚呼此我所以益慟之也瑞九有知亦豈不傷之耶念昔瑞九之爲吾家東牀郎也瑞九年十六詞翰已有大步趣有志槩絕

不類衰世齷齪徒余心奇愛而瑞九亦意合余自此起居之不相違佔畢之必相聯始則志兩漢文唐宋詩殆欲追賈楊遷固蹈王韋陳黃旋又斂而折節於繩尺之嚴則必曰六經四子是我歸宿之地前而洛閩後而石巴卽我之師也就其中躬事事出入其表裏斟酌其淺深取靜於山寺鄉村難疑於心朋勝友意慥慥而工矻矻其言每謂知而不行卽不學也如有知一箇半箇必以踐履爲務此其已占得六七分好田地矣只是行不自專久屈時文中罹奇疾晚困貧仕竟不能專奔此事以大成就豈不可惜也哉文



屏海集卷之四十一  
仁會之議君所倡也以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聖人之言也吾輩名曰為學繳擊俗冗講學無日約以十日一會定一冊子幾板中間審理待期合講其會也迎拜送揖儀目略備雖沮於標榜之嫌行之數月却覺長益此亦君小設施矣嗚呼學雖不可謂極究竟而素履之確庶幾無媿於外內才雖未可謂大經綸而氣節之勁亦可以不易於死生在朱門則必不肯葉適之同科在東京則其將范滂之與歸是以審去取之明而無難官資之掉棄惡讒賊之甚而不憚親愛之見嫉若能早得歷敷庸施萬一則必有峻潔直

截之論磊落奇偉之業使僂儂庸懦之輩足可以警動羞媿矣其終潦倒末宦世無知者豈賦命之薄然歟造兒之戲然歟世道之汙然歟誰使然也猿腸寸斷冤苦之最毒而仲兒瑰琦失之膝下叔又終死於孝死生窮奇何其甚也瑞九名夏龜韓山人以甲午上舍生卒官高城郡守壽止五十七君貌古心亦好古風韻騷閒全不做富貴狀是以終於窮其願此而不願彼者即君之高而知君而愛之者亦以此也嗚呼此世何以復見掇几之前若終孤一哭則滿肚之悲無因以洩之茲書哀辭一通俾諸孤展之靈座用



替余一慟焉辭曰

人固有此一生而一死兮死何足傷壽與天同歸於一死兮亦何足與較量吾不悲瑞九之死兮况其年之非天椽其不悲而又何掩泣之不己兮惟其人之獨可惜觀其志卓犖而邁往兮愛靈襟之踈曠文章經術之爲己分兮力撐篙如溯上冀所操之充去兮儘成就其何涯君闊步而余拙蹇兮願蹉切而相資携鸞出之雪月兮伴竹墅之春菲從遊之相期百年兮謂此樂之莫樂忽世禍之驚心兮奄晨星之落落我家玉溪之九曲兮君又遷逝於嘉林豈晤言之無

時兮不復得向來之湛湛余蟄影於窮阿兮君低徊而抱關發寤寐而永念兮耿中心其幾年頃佩綬於海山兮望飄飄而若仙扶桑闕於履屐兮峯萬重於几案叶揆勝之素願兮庶遨遊而汗漫粵余邁而東遊兮曾與君而差池惜舊約之一缺兮懷此事而猶咨因君之分符仙府兮辦一携之有期身未往而意蹊蹊兮遽何來之凶音發一哀而東望兮攬余涕之淫淫諒所願之難成兮靠君我之命疇尚疑吟魂之跨鯨兮逝雲海而逶迤斯大觀之快樂兮儻笑我生之支離嗟哉宿契之不可復尋兮安得使余而不噓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啼臨風悅而寫哀兮淚灑灑而漬辭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